

蕉風月刊 340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 Chao Foon Monthly

一九八一年七月號三四〇期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72455, 572551, 572769

編輯人：姚拓／白珪／梅淑貞／紫一思

KDN 0437/81 • M.C.(P) 10/3/81 • ISSN 0126-6608



定價馬幣一元 □ \$1.00 senaskah

小說

枕中續記

牽依

一夕

4

24

38

□

□

□

梅淑貞

落葉

許友彬

論述

澈底自由中的道德辯論

——淺論索爾貝婁的『擺盪的人』

14

□

李有成

現代屈原的悲劇

——論溫任平詩中航行意象與流放意識

43

□

謝川成

明傳奇的一些關注和技巧

72

□

賴瑞和譯

詩

三月・祭山

肉粽

行程以外

我是枯乾底綠意

雪融

嬰孩的眼睛

Ma Fantaisie

12

13

23

35

36

60

62

□

□

□

□

□

□

□

水緹

陳遠帆

白船

謝川成

溫任平

黃英俊

張媚兒

蕉風

賴敬文詩作二首
懺悔

108 70
□ □
何棻良 賴敬文

專欄

黑與白 ■ 人間集 ■
輕描集

香港的山巒與海峽

■ 百年專欄 ■

63 56 31
□ □ □
鄭百年 邁克 梅淑貞

散文

霧散了

焚

傾聽着詩的脈搏

110 107 103
□ □ □
陸永漢 鈞景 藍藍

風訊 ● 風聲 ● 風箋

● 編輯室

封面

劉旦宅作（紅樓夢圖）（贈梅）

《贈梅》：「訪妙玉乞紅梅」。紅樓夢第五十回記寶玉、湘雲、黛玉、李紈等於蘆雪庭聯詩，寶玉落第，眾人罰他往櫳翠庵訪妙玉，乞取紅梅一枝。一語未了，寶玉果真擎了一枝紅梅回來。這枝梅恁態縱橫，真乃花吐胭脂，香欺蘭蕙，眾人遂賦的紅梅花詩。

枕中續記

梅淑貞



「你的頭髮好柔呵。」
他向着她的耳朵輕輕吹氣，一口口的暖氣，吹得她漸漸的酥麻，由臉頰開始，緩緩的融化。

「他捏這眼，奈煩也天。」

「Thou art nice, thou art nice.」他的手由肩往下滑，至腰，緊緊的含着。

「他興心兒緊嚙嚙，鳴著咱香肩。」

「等閒閒把一箇照人兒昏善，那般形現，那般軟酥。」

「呵，這麼美。」「這麼美。」他夢囈似的說。

彷彿經一夜潤雨，那芳菲，那百艸，連夜競開。「紅似胭脂雨上鮮。」她瞋瞋着眼看了看他，額前的一綹黑髮，垂了下來，「呀，何等面熟，好像在甚麼地方見過。」然後她又似迷迷糊糊的昏睡了過去，一股熱流，緩緩的暖暖的在她體內流動。緊緊的抱着他的腰，他俯看着她：「You are passionate.」

「小咪咪，小咪咪。」他叫喚她。「如此夜深花睡罷。」

「勸奴奴睡也，睡也奴哥。」「睡則那，把膩乳微搓，酥胸汗帖，細腰春鎖。」

「忘了寶寶罷。」

「奴奴睡奴奴睡也奴奴睡。」

「忘了寶寶罷。」

鬧鐘在六點一刻響後，她伸手向床底下把鬧鐘按下，翻了一個身，抱着枕頭，又重新睡過，至六點四十分左右才整個人驚醒過來。這半個小時，通常是她一夜中睡得最好的時刻。

* * * * *

晚上時她坐在電視機前翻看着已看了千百遍的八婆雜誌，又時不時的望一望電視上的新聞報告，幾乎要打成瞌睡之際，電話鈴聲清晰的響起來。「這麼晚了，會是誰呢？」她懶洋洋的趿着戶內拖鞋去接聽電話。

「哈囉？」

「哎呀，是魏嗎？」是女聲，陰陽怪氣的，她一聽，便嘆嘆的笑了起來：「是海霞你呀好嗎？」

「好，當然好啦。」她可以想像得到她說這話時那種神氣活現的樣子。「你在哪裏？」

「當然是在家啦。喂，我這個電話是今天下午才裝上的，第一個電話便打給你。」

「嘩，榮幸之至。小女子何德何能，得老娘你如此放在心上。」說完後，也撐不住哈哈大笑。

那一頭也在大笑著：「去你的！老沒正經！」「你母親呢？」

「老媽子回去檳城看孫子去了，昨天回去的。」

「你不是一個人留下來看家囉？」

「看甚麼，」她笑：「有甚麼好看？這間屋子連牆上的鐵釘都不是我的。」

那邊也一樣的笑著：「但你也挺不錯的啦。唉呀，你不知道，我們這一級的公務員現在情況有多慘……」接着她便滔滔的抱怨起她的工作來，她耐心的微笑聽着，有時加入一些開導她的話。「人們爲甚麼永遠都那麼的不知足？」「給了他們月亮，他們便要太陽。」

「怎麼你這麼久都不來我這裏？」苦水一吐完，她便又問起她來。

「人家心情不好嘛。」她笑嘻嘻的說。

「廢話，聽你笑成那個樣子，心情會不好？鬼才相信。」

「就是這樣的啦，你也不想看到我一到晚上哭喪着臉罷。」她仍然笑嘻嘻的說。停了一會，那邊問道：「最近有沒有見過甚麼人？」

「沒有。我現在已十分寧靜。」

「其實呀，妳最後那個簡直是浪費你的生命。」

她忍住笑問道：「你說的最後那個，究竟是哪一個？」

「天呀！」那邊一陣驚呼：「你竟然不知最後那個是哪一個？天呀！」

她手拿着聽筒，倚靠着書架邊大笑：「我在想，如果有一天召開一個『魏企儀與舊情人們寂寞心靈俱樂部檢討大會』，一定十分精彩。哈哈。」

不知海霞有沒有聽清楚，但也一樣的大笑着。笑了好一會，她說：「既然你老媽子不在

家，明天是禮拜天，過來我家吃午飯罷。」

「好呀，有飯吃我一定去。」

「唉，你這個人真是的。其實也沒有甚麼好東西，只是炒飯而已。」

她笑：「炒飯也不錯，至少好過吃即食麵。我已經一連吃了兩餐啦。」

放下電話後，笑意漸漸自她臉上消失。她望了望牆上的電鐘，這個電話，竟然談了整整一個小時。

她默默的走去廚房，倒了一大杯冷水喝下，又注滿了一大杯，準備拿去房裏喝。檢查了所有的門窗已經關好後，她默默的熄燈進房。

看到床頭上那一對並排的枕頭，她輕輕的說道：「噯，咱們哥兒倆又再見面啦。」

第二天起了床，洗了頭髮換好衣服後，便前去海霞的家，她家是一間新建的雙層排屋，周圍草木不生，十分枯寂荒涼。那一帶地區所居住的人家，都是最近幾年才崛起的中產階級。來應門的是海霞的丈夫王先生，一個肥胖高大的工程師，戴着深度近視眼鏡，無論早晚，都是笑臉迎人。

「密斯魏，你好。」

「你好。海霞呢？」

「在廚房弄菜。」他轉頭回去向着屋子裏邊大聲叫道：「海霞，密斯魏來了。」

「進來。」海霞的聲音從廚房傳出。

「噢，你去打羽毛球嗎？」她看見他拿着球拍，便問道。

「是，你進去和她聊聊吧，我現在就出去。」

海霞正在水槽邊洗菜，她的兩歲女兒阿滴也坐在水槽上玩水。「王太，王太。」她倚着廚房門口笑道。

「進來呀，」海霞回頭笑着：「他媽的，一天到晚嘻嘻皮笑臉的。」

「哼，你想看到我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呀？」一眼看到胖嘟嘟的阿滴，便大喜衝前道：「曄，契女長得這麼大啦？」她重重的在阿滴的頭上親了一下，又摸着她胖胖的小腿。

「阿滴，快叫契媽。」海霞向着她女兒說。

小女孩睜着黑溜溜的眼珠，怔怔的看着她。「看，她不認得我了！吓，你連契媽都不認得？豈有此理！」

海霞大笑着說：「別說你，我幾天沒見到她，她也會不認得我，索性把那個看顧她的女人當作是她媽。這種女兒，有奶便是娘。」她聽了伏身在壁櫥大笑，笑得臉都紅了。

原來，阿滴由星期一至星期六是放在托兒所裏，只有在星期日才有回家的機會，於是王先生和王太太兩夫妻便成了「週末家長」。「可憐的孩子。」「這一代可憐的孩子。」

「有甚麼要我幫忙的嗎？」

「都弄好了，江魚仔湯已經熬好，放下菜便可以，只剩下炒飯一樣。」「噢，不如你打雞蛋吧。」

看着她在打蛋，海霞說：「你的氣色很好呀，又有機會去US，怎會心情不好？」

她笑了笑，伸伸腰說：「真的嗎？也許是我把頭髮剪短了的關係。」

在吃着炒飯喝着湯時，她微笑着說：「王太，你的手藝越來越精了，你們王先生真好口福。」

海霞聽了差點把正在喝的湯都噴了出來，用叉指着她說：「廢話少說，快吃快吃。」「吃完後讓阿滴睡了我們好談天。」

但阿滴不肯睡，企儀抱着她坐在大腿上，逗着她玩。小女孩已不再怯生，唧唧呀呀的和她有問有答。她問她：「跟契媽回去住要不要？」「要不要。」「帶你看戲？」「不要不要。」「帶你去日本花園看猴子？」「不要不要。」「帶你去吃東西總要了吧？」小女孩一臉得色的笑說：「吃東西就要了。」她笑着吻她的耳朵：「小鬼小鬼。」

向着正在看『星期郵報』的海霞，她問道：「阿滴將來要讀甚麼學校？」

海霞頭也不抬的說：「唉，才兩歲，還早呢。」

「王先生怎麼想？」

「他無所謂。」

「一定要讀中文，她將來會感激你的，不然……」猛然想起她的王先生連個「大」字都不識，下面的話便嚥了回去。海霞也不以為意。「這套戲倒可以一看。」

小女孩突然掙脫她的懷抱，向她的母親撲過去。海霞愛憐地撫摸她的頭髮。

她看到小孩在她的母親身上的隱秘部份亂摸亂索，便笑喝道：「小鬼，怎麼向你老媽子毛手毛腳？」

海霞訕訕的笑道：「都是托兒所裏的人教壞的。」

她十分震驚：「真的嗎？他們怎麼這般荼毒孩子？」

「哎，我們也沒有辦法呀。」

但阿滿經她一喝，受了驚嚇，巴眨巴眨着大眼睛，便大哭了起來。她覺得抱歉：「乖寶，別哭哦。」

哭了好一會，小孩在母親懷中睡着了。她無所用心的翻着報紙。

「我有件事要告訴你。」海霞神情凝重的對她說。

她擔心了起來：「甚麼事？」

「T快要移居澳洲。」

「哦，有這等事呀。」停了一會，她才繼續說：「這倒是新聞。」

「我也是覺得奇怪，像他那類人，怎會想去移居。」

「啊，九年前我們相好的時候，他倒是曾提起過有朝一日要移居外國的。我現在記起來了。」

「大概你還不知道吧，他現在已是百萬富翁了，都是從股票上賺來的。那區區一個月幾千塊的薪水，他根本就不放在眼裏。」

「哦？」她搖搖頭說：「如果當日一切都順利的話，我想我今天也不會快樂。」

「就是嘛，像密斯賴那種女人怎會忍受得了他那種男人。」

「我想讓你知他不在吉隆坡也是好的，以後你在同學會上也不必處處避着他。」

她笑了笑：「我已經無所謂。」

海霞似寬心的笑說：「知道你已經看得開。」「以前提起他的名字你都會覺得傷感。」

她聽了含笑不語。

「她竟然不知道，哀莫大於心死這句話。」

「如果，」「這般花花草草由人戀，生生死死隨人願，便酸酸楚楚無人怨。」
「這麼多年來他都沒有和你打過招呼？」

她搖頭冷笑道：「對一隻狗好，至少牠還會向我搖尾巴。」
海霞聽了笑道：「這句話我好像在一本書上見過。」

「哈哈，」她笑說：「也許我們所看的都是同一本書。」

「我們今天還在這裏談笑，可能幾年後便是陌生了。」她默默不語。

聽到門外的煞車聲，她從長沙發椅上驚醒過來，怔怔的似忘了身在何處。

見她睡醒了，海霞笑說道：「你睡得可真香呀，阿滴在你旁邊玩得翻天覆地都吵你不醒，她微笑的掠掠頭髮：「你家的沙發真舒服。」

王先生正在推門進來，阿滴跌跌撞撞跑過去迎接，海霞嘻嘻的在一旁笑着。

「呵呵寶貝。」

她痴痴的看着，腦海中一片空白，這一幅天倫行樂圖。

「誰是那幸運的女人？」

「誰是那幸運的孩子？」

海霞還要留她喫晚飯，她堅持不要，說可以回去隨便弄點吃的。

時已六點鐘，一個昂貴的星期天也快要用完了。在回家的路上，車輛在排着長龍，車裏面多數有孩子們興高彩烈的面孔。

「爸爸，你留下這樣的一個世界給我們。」

「我們留下的，又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

黃昏的陰影一直在背後追逐着她，似乎快要將她吞噬了。

沒有亮燈，她坐在黑暗中聆聽國家交響樂團所演奏的「黃河」。「啊，此曲只應天上有。」
「人死後的第廿一天，魂魄便抵達黃河，當他自黃河河水中淘水洗手時，看到雙掌已化成白骨，他才知道自己已經永遠的死了。」

只有浴室裏那盞黃黃的小燈亮着，她站在鏡前緩緩的更衣。「雲髻罷梳還對鏡，羅衣欲換更添香。」

「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

「這美好，這美好。」她的手向兩側滑落。

「原來姽婁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

「則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這憔悴非關愛月眠遲倦。」

攤開了床上的被褥，她笑道：「Every night is a different night。」

跟着，埋臉入枕頭，她一聲接一聲的大聲追問道：

「難道生命是要我如此渡過的嗎？」

「難道生命是要我如此渡過的嗎？」

「難道生命是要我如此渡過的嗎？」

三月·祭山

□ 水 緹

時而密綿的雨
時而淅瀝的雨
三月·祭山
僅僅爲了一種風俗？

曠野空寂
尋找墓碑一排一排
野草荒蕪了
親人的家園

我帶來兩包香煙
我帶來黑咖啡
都是妳喜歡的
祖母

黃泉·紅塵
兩個世界無路無門
安睡吧，親人
年年三月我會上山來

肉粽

● 陳遠帆

想要突破此種
緊迫的包裹

於是便以紮實的平面
迫出一股香味
去誘動那一雙手

誰會再去想象
你包含起來的故事呢？

……剝開之後
那人才想起：
如若吞下
它給咽喉的感覺
是否潮濕中，帶着圓滑的
窒息？

澈底自由中的道德辯論

——淺論索爾貝婁的「擺盪的人」——

● 李有成

約瑟夫 (Joseph) 是索爾貝婁 (Saul Bellow 第一本小說《擺盪的人》Dangling Man, 1944,) 的主角，在入伍的前夕，他在日記上寫下了以下的一段話：

我了無牽掛，再也不必向自己負責了；我因此而

高興。我現在任人擺佈，自決的權利被解除，自由被一筆勾銷。

爲規律的時刻歡呼！

爲精神的監督歡呼！

紀律的生活萬歲！

這一段文字結束《擺盪的人》這本小說。這樣的結束明示着一種肯定，但從字裏行間我們仍然不難看出其中隱含的反諷。約瑟夫所歌頌的顯然不是甚麼「規律的時刻」或者「紀律的生活」。

因爲他對未來的生活並無實質的了解。貧則他的歡呼另有所指，原來只有入伍服役，他才能夠擺脫將近一年來那種窒人的隔離與孤獨的生活，而重新與他人有所交通。大抵而言，「擺盪的人」全書所關注的就是現代人的疏離與孤寂的生活景況。約瑟夫是一位猶太青年，小時候住在加拿大，如今定居美國已有十八個年頭。七個月前他辭去了美國旅行社的職務，等待應召入伍。由於他身份特殊，這幾個月來他接受了各式各樣的調查、體驗、分類，結果仍然停留在待命入伍的階段。眼前他除了苦心焦慮地等待外，簡直一籌莫展。既失去了工作，又別無他事可做，至少形式上他是一個完全自由的人，因此他決定以寫日記來打發時間，儘管他也了解，現在「人們認爲寫日記是一種放縱，是一種懦弱，而且令人倒胃口」（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不過，他覺得「在我目前這種窮途潦倒的狀況下，寫日記變成了必需的事——那就是說，我要和自己談談」（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他的日記始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而至翌年四月九日他入伍的前夕爲止。日記的內容包羅萬象，有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早年生活的回憶、幾個夢境，以及他與分裂的自我的對話記錄。約瑟夫稱這個分裂的自我爲「你也有道理」（Tu As Raison Aussi）或「抉擇的幽靈」（the Spirit of Alternative）。就結構而論，整本小說實在談不上有甚麼有跡可循的情節可言，就像本書主角的自我一樣，這本小說的情節顯得有點零碎，我們只能從前前後後的事件中揣摩整個情節的梗概。

辭職後的約瑟夫可以說無所事事，除了等待之外，他只有四處擺盪。對於自己的現況，他一清二楚。因此在第一天——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日記中他就寫道：「我也想去找工作，但是我又不甘心承認由於自己不懂得利用自由，才必須低聲下氣地去探求一份職業，因爲我是個一無是處的人——一言以蔽之，一個沒有性格的人。……我很了解自己正在墮落中，一肚子的委屈和怨恨正像酸液那樣，啃蝕着我豁達與善意的胸襟。」這種呆滯的死水般的生活景況令他深感沮喪和罪過，因爲這種無事可做的日子使他想起幼年時大白天裏迷學的感受（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日）。於是他儘可能避開熟人：

一旦我真的出門，我却又走不遠。我的活動半徑不超過三個街口。我

總是害怕在街上碰見熟面孔，而若得他們作出驚訝的嘴臉，并且要盤問我一番。我避免到市區去，如果必須去的話，我會設法避開某幾條街……

我養成了不斷變換飯館的習慣。我不願意讓那些人覺得我很面熟，也不想和那些做街頭廣告的人，女傭，以及出納員等等太親熱，我不願意被迫製造謊言來滿足他們。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他的個性因而變得過份拘泥，對於某些雞毛蒜皮的瑣事，也不放過吹毛求疵的機會。他日常的飲食起居就比儀式那樣，逐日一再重覆。由於跟外界日漸疏離，約瑟夫越來越內向，也越來越感到孤獨。事實上，他對自己這種孤寂的現狀並非毫無所覺，在第一天的日記裏他就說過：「白天，我有十個小時獨處在一間斗室裏。」他沉溺於無端的妄想，並且天馬行空地審視他的自我。在某個意義上，約瑟夫並非單純地擺盪在軍人世界與平民世界之間，從他的冥想、苦惱與困境來看，他是擺盪在生與死、隔離與介入之間。

對約瑟夫而言，他目前所擁有的自由壓根兒就不是自由。他最大的困境就是根本不曉得如何利用眼前的自由。最嚴重的是，他的自由最後竟然演變成爲一種囚禁或束縛。前面曾經提到他不敢碰見熟人一節，就是囚禁的形式之一。在隱喻的層次上，我們可以說約瑟夫是被囚禁在自由的牢獄中。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的日記裏，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困境：

我呢，在這間斗室裏、隔絕、流離、多疑、在我的心意中發現這并不是一個開放的世界，而是一間緊閉的、毫無希望的監獄。我的遠景爲牆壁所侷限。未來的一切與我無緣。只有襤褸無知的過去。

經過長時間的冥思默想之後，他終於了解「善良不是無中生有的，而是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產生的，還要用愛來促成」（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因此當他收到徵集令時，他感到這是「徹底的解脫」（一九四三年四月二日）。顯而易見的，約瑟夫是把入伍當作擺盪歲月的

終結，入伍使他得以擺脫自由的牢獄，重新回到社會人群——對他而言，軍隊就是社會人群的象徵，所以他感到興奮與釋然。

在這段與世隔離的歲月裏，約瑟夫不斷地問自己一個問題：「好人應該如何生活；他應該做些甚麼？」他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廿二日的日記裏第一次提下這個問題。但是據他回憶，這不是他第一次想到這個問題，只不過長期以來他始終找不到答案。而如今當他越與人世隔離越感到孤獨的時候，他發現這個問題更是無法解答。因為根本上他的生活就無法提供任何答案。他所居住的環境、他所遇見的人——一切使他困惑不已。因此他無法從中獲得任何答案。他乃是必然的事。批評家大抵都同意約瑟夫是索爾貝婁筆下的第一位受害英雄 (victim-hero)，約瑟夫所經驗的，嚴格地說，是理想主義的幻滅。像他那些反躬自省的問題，恐怕只有理想主義者才會提出來。此外，他對乃兄阿穆士 (Amos) 靠戰爭斂財的作法自始就難以苟同。他說得很清楚，他絕不會利用戰爭發財，他也深以乃兄藉戰爭獲取財富與社會地位的作法為恥。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四日的日記中，約瑟夫斬釘截鐵地寫道：「我呢，我倒寧願死於戰爭也不願意享用戰爭的利益。一旦接到召集令，我就應召，絕無怨言。當然我盼望能夠活着回來。但是我寧可成為受害者也不願作個受益者。」為了回答自己一再反身自問的關於生存法則的問題，約瑟夫讓自己接受萬般寂寞以及自我批評的煎熬，久而久之，他變成了批評家克雷登 (John Jacob Clayton) 所謂的「道德的自虐狂」moral masochist，在自我放逐與自我增恨中備受折磨，最終只有投向嚴格的軍人生活中才算暫告解脫。

約瑟夫雖然已婚，但他的生活卻與單身漢的相差無幾。在他失業的這一段日子裏，一切生活起居皆由妻子伊娃 (Iva) 負責。伊娃「認為這根本不是甚麼負擔，她希望我好享受這種自由，讀讀書，做做入伍以後無法再做的快事」(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即使有妻如此，約瑟夫仍覺得自己與伊娃之間隔閡重重。兩人之間的關係非常微妙，用約瑟夫的話說，「我們不再互相吐露心事；其實我有很多事情不能告訴她」(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實則約瑟夫本身就沒有多少真正的親情觀念，至少他對伊娃從未表示過任何關心。伊娃在一間圖書館上班，有時候夜裏還得加班，而身為一個時間任由自己支配的人，約瑟夫竟然從未接送過伊娃上下班。他與岳父母的關係也不和諧。他認為他的岳母行為教人難以忍受，他竟

因而唐突地逼問臥病在床的岳父，何以能夠長期忍受其岳母的怪異脾氣與行徑。他自認無法理解這對老年夫婦之間的感情。對於乃兄阿穆士的好意協助，他一口斷然拒絕。當阿穆士關懷地詢問他對未來的打算時，約瑟夫竟然帶着揶揄的口吻殘酷地笑道：

「……成千上萬的人已經放棄了對未來的想法。現在再也沒有個人的未來了。所以當你要我注意我在軍中和戰爭悲劇中的未來時，我忍不住感到好笑。我不會爲自己的未來下賭注。也許我不會有你的未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廿六日）

他與姪女玉姪（Eric）的關係也極爲惡劣。他認爲玉姪嬌生慣養，壓根兒就瞧不起他，只要有機會，就會想盡辦法取笑他，羞辱他。他甚至會爲了不想歸還玉姪的唱片，而跟玉姪高聲吵架。

在失業與百般無聊之餘，約瑟夫性情大變，非但敏感多疑，脾氣尤其暴躁易怒，而且其行爲往往表現得不近人情，甚至於不可理喻。他不時懷疑旁人藐視他的存在。有一天伊娃託他到附近的一家銀行去兌現支票，當銀行裏理要他出示身份時，他竟然震怒地向那位裏理咆哮道：「『……我了解和顧客談生意要想既有效率而又有禮貌很不容易。同理，顧客也不喜歡被你們當作可疑的人而同時還要覺得受惠於你們』」（一九四三年三月廿六日）。但是幾分鐘後，他就後悔自己的失態：「這是件愚蠢的事。如果是在一年以前，我會很禮貌地接受他（銀行裏理）的解釋，而且馬上離開。」任務既告失敗，他再次檢討自己的現況，於是懷疑伊娃故意讓他跑腿：

「……情形已經變了。現在妳變成了賺錢養家的人，不管妳自己覺不覺得，反正妳很不滿一早就去上班，而我却留在家裏這個事實。所以妳就想出一些事情來讓我去做。妳要我自己賺錢養活自己。」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廿六日）

伊娃對於約瑟夫的無理取鬧真是百口莫辯。其實約瑟夫對事物的看法與反應已經跡近於病態。譬如，他認為收拾房間的女傭之所以敢當着他的面前抽煙，完全是因為在她眼裏，他壓根兒就不存在。當他發現酒鬼鄰居萬納克（Vanacker）小解時洗手間門兒大開，他覺得萬納克是在蓄意向他挑。當他的岳母無意間在他的橙汁中留下一根鷄毛，他認為這是他岳母對他藐視的明證。簡單地說，約瑟夫在努力保護自己之餘，整個人變得疑心疑鬼，杯弓蛇影，其心態已經逐漸趨於自我陷溺和自我中心，甚至於不近情理了。

『擺盪的人』全書以日記構成，這些日記大抵都是約瑟夫不同形式的獨白記錄。日記中除了以「我」自稱的約瑟夫之外，還有另外兩個聲音，一個是一年前舊日的約瑟夫，一個是約瑟夫分裂的自我：「你也有道理」或「抉擇的幽靈」。約瑟夫經常在有意無意中嘲笑其舊我的種種行為和思想。小說開始不久，他在十二月十八日的日記裏就這麼寫道：「一年前的約瑟夫極少有令我高興的地方。對於他的某些言行，我忍不住要加以嘲笑。」原來一年前舊日的約瑟夫「所期望的是一個『精神的殖民地』，或者一群人，他們在盟約中禁止仇恨、血腥與殘酷」（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廿四日）。而如今經過了幾個月的擺盪生涯後，他的種種際遇與感受使他相信，「精神的殖民地」是不可能的。舊日的約瑟夫，在他看來，充其量只是個「講究計劃的怪物」，「他相信自己的溫和本性，而且是很虔誠地相信」：

他犯的過錯和一般人所犯的沒有兩樣，一般人總是喜歡以一廂情願的眼光來看事情，或者爲了本身的計劃，而必須那個樣子看。有一種見解也許有點道理，那就是說，人就好比有待馴服的野獸，生來就是殺害父兄的兇手，其血腥的狂暴本是天生，從襁褓開始就放肆而不受約束。但是他表示抗議，他在自己身上找不到那種恨意的歷史痕跡。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廿二日）

引文中的「他」指的是舊日的約瑟夫。這個約瑟夫顯然是個老好人。由於深信自己本性善良，所以對別人的善良也深具信心。然而隨着戰爭的來臨，舊日的約瑟夫信念逐漸瓦解，並且由

新的約瑟夫取而代之。而新的約瑟夫在自審與疏離的生活狀況裏，自認爲已經看清了人生的真面目，乃至於人類生活的真實景象。

約瑟夫與「抉擇的幽靈」的一連串對話與辯論別有真意。索爾貝裏採用這種技巧至少有兩個好處。首先，這些對話提供了我們另一個角度，使我們能夠更清晰地窺透約瑟夫的生存困境。其次，這些對話也可以被視爲約瑟夫自我分析的過程，通過這些程序，約瑟夫才能夠進一步了解自己的生存真象。約瑟夫第一次與「抉擇的幽靈」一個小時的對話使他明瞭了好多事情。例如，他深深覺得，「『談論疏離的話兒太多了。這是個愚人的辯解。』」同時他也明白，「『你可以拋棄妻子，可是你能對自己奈何？』」另外，正如「抉擇的幽靈」所告訴他的，「『你不能憑一紙命令而把世界丟棄』」，約瑟夫承認這樣的否定牽連到本身（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換言之，一個人若想棄絕這個世界，就和跟自己疏離無異。在第二次與「抉擇的幽靈」的對話中，約瑟夫的某些談話說明了他已意識到自己的尷尬處境——在全然的自由中卻過着死水般的呆滯生活：

「我們都害怕管理自己。當然，這種事太難了。我們很快就想放棄自己的自由。甚至那還不是真正的自由，因爲我們對這種自由缺乏理解。那只是自由的最初狀態。但是我們對它厭惡。很快我們就會跑出去，我們選擇一位主人，然後背躺了下來，請求他用皮帶將我們拴住。」

「事情就是這樣，並不是愛情使我們對生命感到厭倦。是我們無能自由。」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

這兩場對話自有其用意。它們爲約瑟夫最後的抉擇埋下伏筆，並爲他放棄全然的自由，選擇軍隊的規律生活而準備。

約瑟夫終於如願以償，入營從軍，而軍隊在他來說，才算是人群世界，在這樣的世界裏，他才有希望結束將近一年來與世隔絕的孤寂生活；而最矛盾的是，只有放棄絕對的自由，他

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對於那個縈繞約瑟夫心頭的問題：「好人應該如何生活；他應該做些甚麼？」索爾貝婁並沒有明白地提出任何建議。不過，藉着書中主角入營從軍，索爾貝婁彷彿暗示我們，只有在生活的戰場上，約瑟夫也許才有希望找到答案。畢竟人生的真相告訴我們，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SAUL BELLOW

WINNER OF THE 1976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DANGLING MAN



蕉風文叢 * 歡迎郵購

析新詩陶 集述論民毅郝

歷來評說陶潛詩作的文字雖繁，但郝毅民這本書卻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論析。作者專業精神分析，熟讀佛洛伊德學說，現以之論析陶詩，像兩塊東方與西方的美玉並置，而發出一道絢麗的新光彩。作者在紐約這樣的一個現代都會，選擇了田園詩人陶淵明來引發他的思維泉源，寫下了書中的九篇文字。喜愛陶詩的讀者讀罷當能進一步悟窺陶淵明永恒的心靈。（每冊連郵馬幣三元）

集放流 文集雜放劉

劉放是詩人，也是社會學博士，他的雜文兼有詩人的敏銳觀察與社會學者的科學研究心得，諷世勸世兩者皆備，有獨白也有傳統，有機智也有睿智，明志而致遠。『流放集』收入他多年來的發表在蕉風學報的專欄文字與雜文，寫作時間從「流放」海外到任教南大，可謂一個詩人直面社會的思路歷程。好讀雜文者讀畢此書當會不亦痛哉快哉。（每冊連郵馬幣二元五角）

黑 集說小說黑小

誰說我們沒有小說？誰說我們沒有用心寫小說的人？小黑默默地寫了十多年的短篇小說，已樹立了他個人獨特的面貌與風格，更重要的是，他寫的是道道地地的現代馬華文學。『黑』是他的第一本短篇結集。你可以看到他如何突破傳統與現代的重圍脫穎而出。（每冊連郵馬幣二元五角）

行程以外

□ □ 白船

之一：

你們傷害了一大地
他張裂着乾涸的口
沒有聲音的痛苦
不能遺忘自己不能把哀傷的體
隱遁入清醒的夜裏
你們驅逐了大地的生命
叫他對於風
存了恐懼

之二：

如果我就能靜默地離開你們
離開聲音的城
我是如何響往
在遠遠不知名的地方
一個沒有掌聲和叱喝的曠野
生長成一根草
呼吸着寂靜
默默的成長
默默的死亡

之三：

我就回來 告別了
台下萬千個掌聲
回來靜聽
千萬個起落的步聲
驚醒整個沉靜的夜
我守候在門旁
守時你第一步跨進的濕漉
一身



•
落葉

牽 依

雄鷄喔喔啼叫了許久，天，還是黝黑的，沒有色彩。丘亞浩是躺在他那掛了一頂舊蚊帳的木板床上，藉着房裏板壁上的油燈光際，把眼睛投落在那扇關不牢的窗門上。透過窗門可以看到外面黑漆漆的晨早裏卻甚麼也看不見。當丘亞浩閉上眼再睜眼的一小時刻裏，窗門外的光線，是愈來愈顯眼了。昨夜有星光。昨夜沒有烏雲下雨，他想。他迅速的起了床，把窗門小心翼翼的推開，天是真的亮白了，一股清新滿人皮膚的冰涼空氣，向站在窗裏面的丘亞浩襲貼過來，他醒覺得寒意頗濃，便在窗口前直搖幌着自己的兩隻手，搖擺搖擺，運動運動，身體便會熱沸了起來。

丘亞浩的身體逐漸暖和了起來的時候，便打開大門在屋外走動。他不大信任似的仰首望了望遠遠浮飄着朵朵白雲的晴朗天空，接着，才低頭看了看戴在自己手腕上的舊錶。錶，是真的舊了，修理過幾次，還勉強可以看出時間來。阿琴陪他一同去買，阿琴說不必買太好的錶，只要能看得出是甚麼時間來便行了。阿琴還說每個人的時錶，都不是十二分的準確，錶針會快起，會緩慢些，因此，阿琴從來不戴錶的。卻買了隻錶送給丘亞浩。

阿琴，阿琴現在不知怎樣了？已經有好些年月不會見過阿琴了！想到阿琴，就連想到了自己和阿琴那沒有愛情存在的微妙關係，也不知道是怎麼的，心裏老是存有一種戒備感，當阿琴那雙晶瑩的眼珠子投落在自己的臉孔上的時候，他便倏然的迴避。阿琴是住在他家那條長巷盡頭一家姓高人家的媳婦，丈夫死了，卻帶着五歲大的孩子常常來巷口買東西。尤其是他丘亞浩擺的那個賣孩子衣褲的檔攤成了是這位寡婦必定停歇下腳步來的地方。丘亞浩喜歡逗弄她的孩子，也時常賣衣褲給孩子的媽媽時算少了幾毛錢也是他所樂意的事情。日子一久，雙方便混熟了。孩子喊他阿叔，連孩子的媽媽也跟隨着喊他阿叔。其實，他也不算是怎麼的年輕，都三十歲出頭了。喊阿叔也沒有甚麼不對，三十歲出頭的男了，被人家喊一句阿叔也是很應該的事。倒是他喊了那位守寡女人爲阿嫂的時候，她便說：

「你叫我阿琴好了！」

阿琴。蠻好聽的名字。阿琴。

舊錶裏錶針是七點還不到，差十分鐘。

不知道小行醒來了沒有？小行是睡在靠近進廚房走廊左角落的那間狹窄的小房間裏。丘

亞浩用手推開了裏面沒有門上就是要門上也不能門上的房門；陳舊的屋子，是他雙親逝世後遺留下來唯一的遺產，他曾經僱人來修理過數次，屋頂漏水，換梓板。那時候，自己房間裏的那口窗和小行房間的房門還是好好的，才兩三年的光景，受不了歲月的吞噬，窗門壞了。房間門壞了。近年來擺攤在路邊的人衆多，行業競爭，使到自己做少了許多生意，想再積蓄多一些錢來把這棟小房子修整得漂漂亮亮，也差不多要成爲一個夢了。自己又愛買彩票，希望能中個幾十萬的獎，還有小行的生活費用也是難題之一。小行還在睡，那盞掛在板壁上的油燈還微細的亮放着紅色的小火焰。丘亞浩把那一丁點的火焰吹熄了，才走近床邊掀開那頂破爛了再用碎布補貼回去的蚊帳，他輕喊着小行的名字。

小行在床鋪上翻了一陣子，睜開眼睛，明知故問：

「要出檔啦？」

「唔！」丘亞浩把小行身上的被單掀開：「快起來，快點起來，就要八點了。」

陽光亮閃閃的，鋪貼在道路上。

趕到巷口那個擺起衣物來的老地方，遠遠的，小行聽到靠近一間英文學校的那個鐘樓的鐘，噹噹的響了起來，小行非常細心的聽，是敲響了八下。小行橫掀了丘亞浩一眼，多少帶點不悅的意味，也在小小嫩嫩的心靈裏罵着騙人的阿叔。

丘亞浩看到小行眼裏的那抹不悅的神態，他倒是笑笑的，從自己的深灰色有暗線條的長西褲褲袋裏掏出了一小疊的鈔票，抽了一張一元的鈔票遞給小行：

「買糕去，快去快回，過馬路要兩邊看車呀！」

「知道啦！」小行的嘴便微微的笑漾了起來，接過了錢，便買食物去了！

小行的嘴，長得極像他的媽媽阿琴。阿琴要離去的前幾天，帶着小行來他擺攤檔的地方找他，告訴他自己要重披嫁衣要結婚了。她說她那個丈夫不喜歡小行，而她亡家中的婆婆也一樣的不喜歡小行，說小行的八字生的不好，尅父尅母。沒有人可要收養小行，阿琴紅濕着眼睛問五歲大的小行：

「你和這位賣衫褲的阿叔一起住好不好？」

小行沒有樂意的點頭也沒有不甘情意願的搖頭，他的眼睛轉來溜去，在他媽媽和丘亞浩

阿叔的兩張不同神態的臉孔上。

阿琴是曾經這樣說過的：

「我和你不是認識很久，但是我阿琴相信你的爲人，你有一棟房子，房子不是很大，卻也有個安身之所，不必出去外面租房子，就少了很多麻煩，我把小行交給你，我會很放心。」

當時，他丘亞浩的心坎中滿是苦澀和辛酸的味兒，他無妻無子女，孤孤單單的守住一間房屋，真若一名寡婦般的淒清悲涼，連個講話的對象都沒有，多哀苦！他看了看小行，小行只有五歲，小行會喜歡和他住在一起？和他朝朝夕夕相對的相依爲命？阿琴在一邊用手背抹拭着眼淚。阿琴有她的苦衷，有她的青春，她應該重新有一個家的，要是她和小行一同住進他家裏去呢？小行不必離開媽媽，他也不必那麼的孤苦伶仃。後來，他也想到，他閃避掉阿琴投射過來的眼睛是對的。阿琴告訴他，她所要嫁過去的對象是未嫁給小行爸爸時的愛人。他想到，阿琴不是個挺好的女人，也許應該說她不是個挺好的母親，她不要兒子了。

阿琴走了快要十年了，風風雨雨的十年。小行已經讀初中一年級了。有個小行作個伴也不錯；早上小行同他一起在巷口擺賣衫褲做生意，中午，小行上學讀下午班去了。留着一個悶熱的下午給他，他點收衫褲，點收鈔票，生意不是很好，卻也能夠維持兩個人的生活費用。養育了小行那麼多年，要是阿琴回來帶走小行，他丘亞浩又該怎樣說呢？他不只是在這個時候有這種念頭，就是在初初帶小行回去住的一些日子裏也會想過；要是真有這麼的一天？小行是選擇他還是選擇自己的阿媽？小行正從對面街道越過寬闊的馬路手上拿了一大袋的食物回到攤檔來了。

兩人一同吃着買回來是用透明原子袋裝着的食物。丘亞浩一面吃一面看小行頭上那被剪得短虛虛的髮，問他：

「學校放假了！小行沒有和同學去玩嗎？」

小行沒有答聲，一面吃着手上的一塊糕，咬了咬嘴唇才說：

「我離開了檔口，阿叔沒有了幫手，連要大便小便的時候，就不知道要找誰來看檔口了。」小行是個聰明又乘巧的孩子，爲甚麼阿琴會忍心不要他？自己在這裏擺了個攤檔，也擺上了十多年，白天只知做生意，夜裏又要提早休息，小行跟着他，也沒有走街看電影的習慣。

小行再唸多幾年書，就會分析和明白許多事件，那時候，就會曉得這種日子是多麼的枯燥和乏味，是沒有一絲生氣的日子。丘亞浩是很擔憂的，每逢夜晚睡在硬骨板的床上的時刻，便思慮到這些問題，擔心阿琴的回來。擔心小行的離他而去。

小行，阿琴，在他丘亞浩的生命裏聯繫了起來，扯不開，拉不斷的，那樣的息息相關。沒有小行和阿琴以前，自己就無牽無掛，心湖裏無波無浪。可是，有了小行和阿琴的聲音以後，整十年來，像是有了許許多多的病痛，朝朝夕夕的在嚙咬着他的心脾，難過的渡着歲月。小行與他渡過了快要十年那麼遠長的日子，不曉得小行的腦海中，可有如何的想法？可有想到自己的媽媽？小行還記得自己媽媽的樣子媽媽的面容嗎？這孩子一直來都很沉默，他是個不簡單的孩子呵！

學校放假了，小行不用上學，所以，丘亞浩的精神負擔也減輕了不少，不必等到了中午時分，要替小行準備這個準備那個的，麻煩多多；有時候，小行去學校了，身邊剎然間的不見了小行，自己便像是失了些甚麼的，心煩意亂起來。他仔細的想過，才明白自己下午的一段時間內情緒變化的原因，那是小行在他心目中佔了很強重的位置，若是有一天小行被突然而來的阿琴要回去，他不知要怎辦才好？小行雖然不是自己親生的兒子，卻也是辛苦的養育了快要十年的漫長時光。十年之中，他曾想到過要結婚的問題，便也顧念到小行在他生活裏陪伴着，互相牽依着，有一天，自己要結婚了，應該把小行推送到甚麼地方去呢？不結婚有甚麼關係？只要有小行的存在，也就心滿意足。他只是擔心阿琴的突然出現，小行的突然離去，他會突然的覺得一無所有。

「小行，你還記得你小時候的樣子嗎？還有那個牽着你的手的女人？」

「你是說我媽？」

丘亞浩的心裏被震撼了，波動了起來。小行還記得阿琴，還記得阿琴是他的媽媽！他顫抖着聲音，問小行：

「你還想不想媽媽？」

「想。」小行回答時，眼睛是望着高闊的晴朗天空。

丘亞浩在心裏盤算過，阿琴年紀大了的時候，便會想到自己的孩子托在別人家裏養着，

或者，她會拿出一筆可觀的錢來交給丘亞浩，便帶小行回去！爲了小行，他沒有了結婚的打算；一心一意的盼待着，希冀着，小行的長大成人，希望小行有一天會出人頭地，給他在平淡的生活裏，給他在凡俗的生命過程中，增添一些些的光采和芒刺就夠了！小行成了他的希望，小行是他生命裏的火花，閃閃摺摺的發着亮。

他曾想到一個解救的方法，那便是賣掉那棟破舊的小房屋，離開這條長巷，不在這裏擺攤子，帶着小行到另一個地方去。阿琴就是想要回自己的兒子，舊地重返，也見不到自己兒子的臉。搬離的時候，不要張揚出去，不要告訴左鄰右舍的人，自己和小行要去那裏！免得阿琴真的回來要兒子而打聽到他和小行的行踪。要離開這裏就得快，不能再拖了，再拖累一些日子，小行把書唸多了，膽量大了，對周遭的環境熟絡了，就是走了，小行也懂得回來的。丘亞浩要賣房子的事，就此而傳開去，不到兩星期的時間，丘亞浩的房子終於找到了買主，雙方在律師樓簽了字，丘亞浩的手中多了一張支票。

「阿叔，我們要去那裏？」小行走在熱鬧的街道上，陪在他的身邊的是丘亞浩。丘亞浩手扣着一個大皮箱，小行的衣服和用品都裝放在那隻大皮箱裏。

「我們去大埠做生意！」丘亞浩手中只有一個大皮箱，除了皮裏的幾件自己的和小行的衫褲之外，還有一些的是小行的學校課本，到了大埠找間好的學校給小行，讓小行好好的去唸書。身上有了錢，找到住的地方了，才慢慢一樣一樣的買回來，那些舊床板，舊桌子，舊椅子，都留在屋子裏！唯有小行最好，小行帶在身邊，自己老了，就有得依靠了。

「阿叔，我們甚麼時候再回來？」小行的眼睛亮亮的，投落在丘亞浩的臉上。

丘亞浩看到了那雙眼睛，那是阿琴的眼睛，阿琴的眼睛長在小行的臉上，使他恐懼不安了那麼多年，他老是疑惑着，猜忌着，阿琴會回來要兒子的。他回答小行的話：

「我們不回來了。」

「不回來？」小行停歇了往前開步的腳：「那，那我媽就找不到我們了！」

「你媽？」丘亞浩差點鬆脫了自己手中的大皮箱：「你媽有說過要回來看看我們嗎？」

「唔！」小行點點頭：「我記得媽說先讓我跟你住，她有一天會回來看看我們。」

「你媽有說甚麼時候回來看看我們嗎？」

「我不記得了，我知道，她會回來看我和阿叔的，媽從來不騙人的。」

丘亞浩的心裏沒有先前那麼沉重了，他知道，阿琴說會回來看小行，不一定是真話，當年，阿琴要離去，怕小行要跟隨，便只好哄騙他，說要回來看他。要回來看他？都快要十年了，怎麼不見阿琴的回來？那個要男人而不要兒子的女人，還會記得小行嗎？自己在這一剎間想到了阿琴的不可能回來，那麼自己又何必賣掉房子帶着阿琴的骨肉逃離家鄉呢？還是走的好，女人的心，說變就變，誰敢擔保。

「好，」丘亞浩改了一種口氣，說：「我們坐火車去大埠住一些日子，過後，我們再回來，等你媽！」

「我們回來有地方住嗎？」小行想了想再說：「我們住的屋子不是賣了嗎？我們回來要去住那兒？」

丘亞浩笑了笑，摸了摸小行的頭：「我們住的那間屋子不是賣，而是租了給人家，我們遊埠回來，那個住我們屋子的人就會搬走的。」

小行認真的點點頭，坐火車去遊埠，一定是很好玩。阿叔是不會騙他的，他媽媽也不會；他的媽媽和阿叔同樣是好人，都不會騙他的。他對這裏的一切還惦戀着，還是有所牽依。



黑

與

白



梅淑貞

下午三時一刻的午茶時間，披上棗紅的橙蕊絨外套，悠哉遊哉的喝着熱騰騰的咖啡取暖之際，還大模大樣的翻看着『三姐妹』的最後一幕，一面想像着自己正處身於俄國境內的某省市，外面陽光燦爛的聯邦大道便是一片萬里冰封的冰天雪地，便會深深地激起一思兄來。這本書是一思兄的私人財產，借了已大半年，他從未提起，我也暗自竊着喜：此種借書不還的快樂，亦屬「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那種。看到這裏，一思兄大概會瞪眼喝道：「廢話少說，快快還我書來！」而我這個「夏日冬夢」，也就無以為繼啦。

對戲劇，一向無特殊愛好，甚至懷有敵意，這都是當年受『北京人』的毒害所致，今日想起來仍覺得齒冷。試想想，一個十八歲的中學生，一個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怎會不對那幾句顛來倒去的「活死人」「死活人」「活人死」倒盡胃口？一個中學生對甚麼「悲天憫人」可一點興趣也沒有。說來也是倒霉，另外

一本被逼着讀的「文藝作品」是『愁園』，也是一本令我齒冷的著作。沒法啦，爲了考試，不得不捏着鼻子一邊讀一邊罵的把這兩本臭書讀得滾瓜爛熟。試一考完，便立刻縱火焚書，憋了一年的悶氣，總算有個發洩的機會。有時我也會覺得納悶：別的十八歲學生，會不會和我有着同樣的悲慘經驗？

只有在去年底，隔了十多年之後，我才看了另一個劇本，也是上面那個先生的另一「名著」——『原野』，竟然會令我爲之動容。原來戲裏也有好文章，以前是我意氣用事，錯怪了他那麼多年。現在心平氣靜的回想一下：有機會被逼讀這些「名著」，在今時今日，也未嘗不是一種應該珍惜的幸福。

從此之後，便不再抗拒戲劇。

『三姐妹』一劇心儀已久，今番利用午茶時間看完，看了一次又一次，尤其是第四幕，竟不知有厭倦這回事。這麼細膩動人的文字，原來戲劇裏也有。如果當年考的是『三姐妹』就好了，至少戀愛與婚姻的問題會吸引一個十八歲的女學生，也許，就輪不到今天才來悠然神往，或神傷了。

關於戀愛，作者柴霍甫曾說過愛情是一種神秘，它沒有所謂答案，只是一連串不能詮釋的問題。誠然，或許人們都不知道甚麼是愛情，只是自以爲在愛中。三姐妹的兄弟安內爾，口口聲聲的說他甚愛他的妻子娜塔莎，但他內心裏真的愛她嗎？娜塔莎是一個小氣、奸詐、對丈夫不忠的女人，她侵佔了依玲娜的房間在先，進而霸佔了整間房子在後，連園中的樹木也不放過，三姐妹一走，她便要命人砍樹。這樣一個具摧毀性的女人，安內爾真的愛她？戲結束時他已變成一個令人哀憐的無助男人，在妻子的呼喝下，推着嬰兒車在台上走來走去，不再有言語。他曾問：「爲甚麼要結婚？婚姻令人厭倦。」只不過幾年不快樂的婚姻生活，已足以把他整個人都毀掉。

『三姐妹』的英譯者 Randall Jarrell 在他的註解裏說劇本裏的三個婚姻都是慘劇，但都各有其因由。瑪莎十八歲時結婚，以爲丈夫是個「聰明人」，誰知卻不是那回事。七年後，她只覺得生命令人厭倦。令人驚異的是她的丈夫顧里京

也是人前人後口口聲聲的說他愛她，他最後甚至還原諒了他那已作了出牆紅杏的妻子。在第三幕裏他一連說了三聲「我很滿意」，令我們在吃驚之餘覺得厭惡，這不是自欺是甚麼？戲結束時他是唯一的快樂人，因為軍官們離開了，他以爲「情敵」已去，他的婚姻又會重上軌道。

至於瑪莎的情人華西寧的婚姻又如何？亦是一敗塗地。他的妻子（從未露過面）是個殘廢，時常以自殺來要脅他，是個心智不健全的女人。疲倦萬分的他亦說：「如果我有重新活過的機會，我一定永不結婚。永不。」

劇中唯一對婚姻抱着積極態度的，恐怕只剩下大姐奧笏了。視結婚爲女人的理想實現，她似乎像個小女孩的祈求說：「我不會爲愛而結婚。結婚是一種任務。只要有人求婚，只要是個好人，我都會嫁給他，即是他是個老人。」其實她只是爲了要逃避，她以爲婚姻是個避難所，丈夫是個可以保護她免受生命的一切災難的人。但她這麼一個「卑微」的理想也難有實現的機會，她本來的家已是廢墟一片，她將遷去學校宿舍，和老傭人安菲莎相依爲命，恐怕這一輩子會「角終老」了。

第一幕裏的依玲娜是個多麼快樂的小女孩，那天是她的二十歲生日，一身天真無邪的白衣裳，夢想着去莫斯科，她們的故鄉，去那裏好好的工作，好好的戀愛。她以爲那邊冠蓋滿京華的地方會有一個理想的男人在等着她。到了第四幕，只不過兩三年的時間，她已是一個歷盡蒼桑的女人：家庭的崩毀，連她不愛的未婚夫在結婚前夕也被人殺死。自第三幕起她便不再以小女孩的姿態出現，眼中所含的只是眼淚。她那襲白衣是否也已變成了灰色？

從依玲娜的白衣便會聯想到瑪莎的黑衣。如果依玲娜的白所代表的是天真、純潔、青春與希望，那麼瑪莎的黑便是代表了她的憤怒、不貞、悲傷與蒼老。柴霍甫以黑白二色來表現姐妹二人的迥異，也實在令人發笑：觀眾看到穿白衣的依玲娜，會知道那個是好女人，而那個穿黑衣的瑪莎，一定是個壞女人了。好人壞人，一目瞭然。他讓瑪莎穿着黑衣在舞台上走來走去，大概也是作者懲罰不忠的

女人的一種手法吧。令人覺得有趣的是，瑪莎的角色還是他特地爲他日後的妻子奧笳·倪伯所寫的呢。至於奧笳是好女人還是壞女人的問題，目前資料不足，暫且存疑，未敢妄猜。

柴霍甫本身對婚姻的看法大概也是絕望的。在二十五歲時他說他已超越了婚姻，十年後，他說他會答應結婚，但他的妻子絕對不能和他住在一起。她必須像天上的月，不能每晚都在他的窗外出現。當他熱戀是演員的奧笳·倪伯時，他已年近四十。奧笳使出女人的「殺手鐮」，說如果要保持住她，就必須和她結婚。爲了要「保持住」她，他便推翻了大半輩子不結婚的理論，終於結了婚。結婚後兩人果然兩地分居，靠每天的書信來往來「交流」。但他不久後便覺得寂寞難耐，希望他的妻子「命令」他回去莫斯科。出爾反爾，實在好笑。看來，天下文人，不管中外，他們的所有一切婚姻理論，都是靠不住的。因爲他們本身便是自己的最大叛徒。

是的，連柴霍甫也不能解決他自身的婚姻煩惱，但他在劇本中所提出的問題，八十多年後，依然常新。

當軍隊離開她們所居住的省市時，奧笳雙手環抱着她兩個帶淚的妹妹時所說的那篇台詞，是多麼的光輝動人。瑪莎說她們必須活下去，依玲娜說她一定會活下去，把精力獻給那些需要她的人，而奧笳的卻是：時間會過去，我們會一去不回，他們會忘記我們，我們受的苦將給後人帶來快樂與寧靜。

但人活着是爲了甚麼？爲甚麼人間竟是苦海？奧笳說：「如果我們知道就好了，如果我們知道就好了。」但這些人間問題，是哲學不來的，或許只有親身體驗後才能找出答案。而一切文學，其宗旨也不是要幫助我們去解決問題，而是打開我們的心靈，以更開放的態度，採取不同的觀點，來親嘗其甘，或是其苦。

我是枯乾底綠意

• 謝川成

如果你的手持着一朵枯萎的花

不妨把它放在窗外的雨裏

讓它在潮濕的午後

流露最後的絕艷

也許我還應告訴你，每一朵花

註定要在凋謝的瞬間，完成永恒底身姿

在無數個風吹雨打的劫裏

終結一個完美的興亡故事

如果你的手持着我枯乾底軀殼

無需憐憫

風裏，雨裏

我是枯乾底綠意

雪融

溫任平

冰封十里
曠野瀰佈着猶疑
寒煙
在沒有葉子的林梢升起
只有松柏保有它們的葉子
保有它們深情的綠

冰封二十里
令人戰慄抖索的天氣
電霰劈面而來，其利如刀
像天地間的冷言冷語
我們拉低了毡帽
束緊了圍巾
重整了寒衣



冰封三十里

宇宙似乎不顯一點情誼

但我肯定冰封三十里之後

便是冰封的盡頭了

風的凜冽，潭的凝定

終會在山坳間奮起的

暖陽底輝映下，迅速變化

噢，這變化

揉和着香氣

明亮如眸光

你會聽到：瀑布川河的巨響

你會看到：魚躍鳥飛

（八一年六月十六日稿）



許友彬

一夕●一夕

徐仲杰「啊」一聲醒來，心頭還是撲撲跳。心跳間，他穿過千山萬水，眼前那口棺材，黑色的棺材，已消逝在黑暗中，只有大伯公抿着嘴，邪邪的笑。神龕上的龍鳳燭，頂着一顆紅葡萄般的泡珠。泡珠滾出來的紅暈，使整座廳悶着一種令人難受的沉重。徐仲杰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姍姍走來。

林春梅雖然蹣手蹣腳，仍掩不住心底的恐慌。她蓬蓬鬆鬆的頭髮，像多年不曾清理的古墓，幾綹幌在眉邊的髮絲，牽着一股無奈。林春梅穿着棗紅底色乳白碎花睡衣褲，皺得不成樣子，連衣領都反塞入內。春梅一手撫弄領口的骨鈕，一手不斷搓擦着衣角，她的步伐像流入平源的澗水，躊躇拖曳。她沒掛上眼鏡，只見仲杰蜷縮在沙發上，沒有動彈。她看到一個影子倒在仲杰的身上，吃了一驚，回過頭去，時鐘在牆角的的的，她吁一口氣。回房去吧，回房去吧，轉過身子回房去吧。而她的腳仍然輕輕踏向前。剛才她看過枕邊的腕錶，四點正。

錢有沒有上了鍊的？她已記不清。她側臉斜瞄壁上的鐘，只看到一灘紅光。她才想起自己沒戴眼鏡。如果沙發上那個人不是仲杰呢？

仲杰望着春梅盈步走來，覺得自己輪在一艘翻騰的小船，浪濤滾滾，隨時會顛覆。春梅待他太好，他感到極度不安，卻又滿足得要溢出來。仲杰常懷疑愛情是否存在，以為愛情只是互相滿足虛榮與需要。仲杰刺痛自己，他頓悟對春梅愛得太少，愛得太表面。每次他來橫城，春梅總是幽幽地說：「爲甚麼這樣遲？」那股怨懟仲杰從不放在心上，如今一古腦潑上頭來，仲杰清醒是清醒了，卻手足無措。他看着趨近的春梅，真像一支不夠陽光的水仙。爲甚麼要讓春梅活得如此枯黃？

春梅跪在沙發前，上身往仲杰傾跌，一倒下去，就像跳上籐籃的小貓，沒敢再動。春梅的頭向着仲杰下頷，鼻尖擦到那帶刺的下巴，春梅細聲說：「你還沒睡？」仲杰應道：「睡了。做一個惡夢，然後醒來。」春梅問道：「夢見甚麼？」春梅沒等仲杰回答，又急促的說：「我睡不着，就下來看看你。我很怕，我很怕。」仲杰伸手攬緊春梅，春梅不說話了。春梅的膝蓋在地面，上身向前屈，衣與褲間，露出一截白膚。仲杰的手撫在袒露的背脊，只覺一片滑膩，一股性衝動莫名的塞在喉下。仲杰的手繞過春梅脅下，企圖將春梅的臀部提上來。春梅伸手推開，搖頭說：「不要，我怕。」

仲杰歉疚的縮回手，另一隻環抱的手也鬆弛下來。他後悔冒瀆了春梅的尊嚴，他把春梅的出現和性的需求扯上關係是不可原諒的。難道他對春梅就只有需求沒有愛？像搖籃中伸出來兩隻期待的小手？仲杰的鼻孔迸出一道氣，仲杰有點傷風。仲杰說：「妳怕？」

春梅埋着頭哼出一聲：「唔。」仲杰說：「要不要回房去？」春梅抬起頭，點了點。仲杰放手，春梅站起，替仲杰拉好被單，然後俯首吻

吻仲杰的唇，懨懨而去。

仲杰木無表情。只有喚春梅走，才能贖回他的罪行？他回味剛才那一幕，春梅俯首而吻，懨懨離去。仲杰虧欠春梅實在太多了。春梅是一位罕見的好女孩。仲杰想到自己只是一位卑微的會計員，就覺得和春梅持續下去，會糟蹋了春梅。春梅的兩位姐姐都已出嫁，大姐高中畢業後，就去吉南教書，結果嫁給了年青的校長，生活寫意。二姐嫁給姓吳的建築承包商，有獨立式洋房，有冷氣轎車，舒適極了。如今春梅的妹妹也戀愛了，昨天仲杰剛見到她的情人，高大碩壯，駕一輛銀色的小駿馬，年紀輕輕就當上富士公司的營業主任。仲杰看到這位小他三歲的男人，有一股盛的妒火在焚燃，最令他氣憤的是這男人還跟他大力握手，說：「您好，徐先生。」那微笑，十分造作。仲杰甚至妒忌他的禮貌。春梅和仲杰提起這位未來妹夫時，說：「瞧，他人又長得帥，家中又有錢，春燕真有福氣。」仲杰十分厭惡地答道：「『郎』『財』女貌，知道嗎？『錢財』的『財』呀！」春梅聽了沉默不語，仲杰發覺自己說錯了話，又不願意糾正，亦是嘆口。良久後，春梅才說：「人，總是現實的。」仲杰不喜歡春梅對他說教，掙額裝睡。仲杰承認自己並不現實，憑他目前的薪水，要組織一個家庭實在不易，春梅沒有義務隨他熬苦。或許他該去闖一闖，闖出一條路後再回來接春梅，但是要春梅等待多少年？要春梅把青春埋藏在等待中是不公平的。如果沒有他，也許春梅更幸福。仲杰現在多渴望再見到春梅，然後對她說再見。但是現在只是凌晨四點多，春梅已回房去，不會再出現了。

春梅真的如女神般再現。

春梅整個身體撲在仲杰身上，仲杰從背後抽出被單，掩蓋上來。仲杰輕輕擁着她，激動得說不出一句話。而春梅卻十分平靜，躺了一

會就睡着了。仲杰的淚水悄悄流下，像一隻蠕動的毛蟲，從眼角往耳根爬去。如果這樣就死去多好。仲杰真捨不得離開春梅，但是春梅太好了，仲杰不是一位適合的配偶。仲杰希望時間停住不走。

早上女傭阿芳擦了兩根火柴才把煤氣爐的火點着，習慣的裝一點水在鋁壺上，用力搖兩下，把水倒掉，再轉開水喉，看看水喉的水有沒有呈黃色。流在水盆上的水清澈多泡。阿芳盛滿一壺水，順手捉住灶上的簾布在壺底揩一下，把鋁壺端端正正的架在煤氣爐上。阿芳滿意自己的熟練，在門後找到一支稻穗掃帚，走到前廳去。

阿芳知道仲杰昨夜睡在沙發上，所以先去沙發那個角落把紙屑和灰塵掃出。阿芳做事總喜歡把難做的先做。阿芳小心翼翼接近沙發，嚇了一跳。沙發上有兩個人頭？是阿梅？阿梅和仲杰……？他們……？阿芳的臉變得慘白，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阿芳退後兩步，低頭掃地。阿芳覺得該叫醒春梅，家人見到了總不太好。

「阿梅。阿梅。」

春梅沒有醒，仲杰睜開眼。阿芳羞赧的避開，對着牆壁掃地，同樣一個牆角挖了又挖。

仲杰搖醒春梅。春梅惶惶爬起，趿了涼鞋，踉蹌走開。春梅經過阿芳身旁，阿芳背着她說：「他們都還沒醒。」

春梅對着鏡子盥洗，一邊用手撫平頭髮。春梅的右額上，還印着仲杰衣襖的條紋。仲杰出現在鏡子上。仲杰說他要走了，叫春梅不用出來送。春梅很生氣，閉眼刷牙。不小心吞進一點牙膏泡沫，嗆咳起來，開水嗽口。

春梅跑到沖涼房去，扯下椅子小便時，偷偷啜泣。

春梅以爲仲杰還會坐在沙發上等她的，但是她只看到捲成一團的被單。

一年後的中秋節，春梅坐在沙發上翻報紙，在密密麻麻的字粒中
找尋仲杰的名字，一邊低聲吟唱：

恨不能，雙手托住天邊月；

怨老天，爲何闌月不闌夜？

現代屈原的悲劇

——論溫任平詩中航行意象 與流放意識

■ 謝川成

一

每當我提到流放，或論及放逐，我們會不自禁地想起屈原和蘇東坡。屈原是一位愛國詩人，也是位典型的放逐詩人。他被放逐長沙，遠離京城，在悲憤心境下，完成了他的數篇曠世傑作，尤以「離騷」最能代表他那時的心境。換句話說，放逐對於屈原而言，一方面固然打擊重大，另一方面放逐卻引起了他的寫詩的動機。就以「離騷」為例，這首詩顧名思義寫的是離別情緒，寫被放逐的心情。雖然詩中充滿了悲慟、憤懣和斥責的語言，字裏行間卻流露了他思想積極的一面，他對崇高理想的嚮往之情。蘇東坡的受貶來自他底政治主張和思想與當權的王安石的有所衝突。他們政治思想的格格不入，可從他底『臨江仙』一詞見出：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已是三更。家
僮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
杖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
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穀紋平。
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門」是這首詞的詞眼，有隔絕屋內屋外之意。門把熟睡的「家僮」與詩人隔開了；又因為鼻息如「雷鳴」，敲門都叫他不醒。這裏隱隱意味着「衆人皆醉，唯我獨醒」，足見他們之間

是隔絕了。最後兩句「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點出蘇東坡對放逐所持的態度。他的態度是豁達的，當然與他底老莊思想有關。因為熟讀老莊，他比較看得開，也比較能夠隨遇而安。

我們似乎可以作這樣的一個申論，從古至今，中國諸多詩人作家，他們的政治命運有一個共通性，就是，他們不是被小人誹謗，就是思想上與當政者相左，最後難逃受貶的劣運。一言以蔽之，他們彷彿與流放逐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對放逐所持的態度雖然不盡相同，他們的作品在放逐後顯得更成熟，更充實以及更耐讀，卻是有史可為佐證。屈原與蘇東坡前面已提過，不再贅言。柳宗元被貶永州而作『江雪』與『永州八記』；白居易受貶後作『琵琶行』，以「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兩句傳誦古今，足見放逐對詩人創作歷程的重要性。

就現代放逐詩人而言，王建元君在他的「戰勝隔絕」數萬言的長文裏，以馬博良，葉維廉為例，肯定放逐與文學的密切關係。他並且提出李芬氏（Harry Levin）的『文學與放逐』一文，其序言的第一句是：

在放流中的作家一直是人生經驗最深刻的證人。雖然在每一不同境遇中他們的文字或傳記所宣證的都具有其特殊的個別性，但歷史已經將這些宣證累積起來，數量之大，足以代表我們這時代的呼聲。

王氏認為「對每一位放逐作家或詩人來說，放逐往往是一個洶湧着國家、民族與文化種種問題的漩渦。它逼使他們加強自我意識。他們往往面臨時間，空間及語言種種問題。他們處身煉獄，徘徊的思鄉病 *Homesick* 與漂泊樂 (*Wanderlust*) 之中，他們要一再肯定內心自我但又必須企圖認同於外在世界。他們飽嘗失敗，但不會，不肯對以後成功絕望。他們哀傷，卻不無輝煌。」

以下本文僅就溫任平的幾首詩作為例，從他詩中的主意象——航行意象——嘗試去探討他底流放意識，希望能對溫任平思想的認識有所提供，就個人與社會背景及文化藝術的互相影響與它們之間的衝突作一粗淺的分析。

二

對溫任平流放意識的發現，是寫完「淺論溫任平詩中的『屈情意結』」一文之後的事。個人覺得「屈原情意結」乃探討溫任平思想的重要途徑，可是「淺」文所涉及的包括詩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他底中華意識的抬頭，以及對歷史感的驚覺，範圍太廣，未能做到深入的分析，流於淺顯，論點不夠集中。本文所論及的，可以說是「屈原情意結」的一種延續。

溫任平與其他流放詩人不同的是，他本身並沒有親身經歷過任何流放國外的生活，有的也只是年輕時候因職業關係而在國內遷移了好幾個城鎮而已。他不像余光中、葉維廉等旅美詩人，身在異國，感覺上如同一粒塵沙，到處漂泊，而故土的芬芳又那麼強烈地呼喚着他們的心靈。因此，他們的詩作難免會流露出濃鬱的文化鄉愁。那麼，溫任平的流放意識又從何產生呢？筆者認為，溫任平的流放是比較特殊的。他骨髓裏流的肯定是中華文化的血液，而在他的意識裏，中華文化無疑是他精神糧食的源頭。可是他本身卻處身於一個低落的文化背景，精神與生活於是產生激烈的衝突。他雖然關心本地的文化，但是他底精神也禁不住向外流放了。簡言之，溫任平的流放是精神的流放，是一個知識份子對文化的關懷與現實生活的衝突下產生的。

三

上面我曾提過，溫任平的精神流放是在文化認同與現實生活的衝突下產生的。因為處身於一個貧瘠的文化環境，詩人只好開始他底流放，企圖航向自己民族文化的源頭，慰藉潛意識的自我。所以，在溫任平許多詩篇中，經常出現一個重要的意象，那是航行意象。在「流放是一種傷」這一卷詩集裏，航行意象層出不窮，船、舟、水、漂泊等是常見的字眼。

意象是詩不可缺乏的藝術特色之一。意象的運用通常有助於主題、思想的呈現。因此，如果了解航行意象所肩負的象徵意義，那麼我們便可以進入溫任平的流放境界，從而窺出他詩中的思想性。

不錯，航行意象在溫任平詩中含蘊着重要的意義。在『夜航感覺』裏面，詩人這樣寫：

那就是了，我們的帆檣飄泊

獵獵作響，其聲淒厲，如一瘦笛

但又全不似。我們無從猜測

逆向的馬力與風力。就算在星光下

也沒有人眼光能透過三尺以外的

重霧，以及重霧後面的

樹影還是身型

我們也許可以說，這是航行或流放的肇端。詩人的感覺淒楚無奈，孤獨加上寂寞。開始航行的時候，難免戰戰兢兢。他看不清楚前面有多遙遠，更無從猜測這航程有無驚險。因為「重霧」的阻礙，他甚至連三尺以外的景物也看不清楚。霧本來就有朦朧不清之意，加上一個「重」字，更加顯得茫茫不可測了。在月光、星光以及浮動的水光的映耀下，人物那種茫然無助的心情以及行程本身的不可測知性就頗為微妙地暗示出來了。

另外，詩句如「隱約有人在星空下／佇立或者獨泣／我們無從猜測／下弦月的寂寞／我們似乎可以肯定／有人／佇立或獨泣」暗示着流放者對伴侶的渴望，希冀有人與他同行，可是我們發覺，航行的只有他自己一人，而他又不過是「一支瘦笛」。每當他傾聽着「拍擊着船舷的每一聲浪」的時候，他總會憶起一些「擾人的往事」，「一些熟悉的臉」。「擾人的往事」、「一些熟悉的臉」所指為何並不明顯。不過要特別強調的是，這些「往事」與「臉」都是在航行之際浮現的，與航行意象不可分隔。這種不直接指陳的效果有助於營造意象的多義性。

從『夜航感覺』一詩，我們知道航行者因只有他孤獨一人，肯定是寂寞的。首段的最後一行：「下弦月的寂寞」，給人的印象是，題旨太早宣洩了，無形中削減了詩中的懸疑感以及航行這個象徵的力量；「佇立或者獨泣」出現在首末兩段，也有太「露」之嫌。不過，我

個人認為，詩人是有意這樣寫的，因為他要以這種直訴之法給讀者當頭一擊，讓他們直接感覺到航行者的孤單形象以及他底落寞感。

「河」與「岸」兩首诗可以說是航行者情諸底流露。在航行的時候，他希望風平浪靜，毫無驚險地抵達水的那一端（岸），去「汲取全圓的月，沒有驚動甚麼」。於是他自喻成一條河，而河「是流動而靜的象喻」。那麼，他的「全圓的月」又是甚麼呢？我認為，「全圓的月」是完美的象徵，而這月具有特殊的文化意義，參閱溫任平的散文集『黃皮膚的月亮』相信讀者會同意我的這個看法。或許我們可以這樣推論，溫任平的航行是航向古遠的中華文明，航向他筆下「熟悉的臉」。

行文至此，我得到這樣的一個印象：航行意象是溫任平詩中的主要意象，其他如：水的意象、月的意象、舟與舟子的意象以及詩人自喻的河與岸的意象也層出不窮。這種種意象並不是孤立的，它們有着內在的聯繫，它們的出現有效地襯出作者沉鬱的，深刻的人生觀以及他因文化藝術與人生的衝突而產生的悲劇感。悲劇感對於任何一位決意成為大作家的詩人都是不可缺乏的。葉慈曾說：「僅有當我們把人生看成悲劇時我們方開始生活」。這句話哲學意味甚濃，乍看平淡，蘊意無窮。我覺得，溫任平的放逐感，基本上，是悲觀的。至於他能不能夠在流放中找到悲劇所具有的積極性與創造性，我會在後面作一析論。

現在，讓我們繼續探索他流放底心路歷程。在這之前，我們得悉那位航行者希望他底歷程平靜無險，他並以靜靜地流着的河自喻。但是，他卻因近乎被人摒棄的際遇感到憤怒：

所以你要暫時離開

去廣場看巨柱與噴泉，而且必須

試圖越過那條無章的河

所以你必須孤獨

專注地在火光中煉詩

且拂去一袖的風

驚破許多後花園相遇的愛

憤怒的火，燃燒着
你知道自己不是陰冷的蒼苔

水的意象，火的意象同時出現，使我們聯想到余光中的「火浴」：

有一種嚮往，要水，也要火
一種慾望，要洗濯，也需要焚燒
淨化的過程，兩者都需要
沉澱的需要沉澱，飄揚的，飄揚

余光中的火和水的意象是相對的，暗示着生命的兩種歷程，而他對這兩種歷程存着幾乎相同程度的嚮往（要水／也要火），因而造成了他底矛盾以及躊躇不決的態度。最後他還是選擇了火，去完成他的「淨化的過程」。這首詩對溫任平不無影響。不過，顯然的，就溫任平的詩而言，水的意象遠比火的意象來得重要。這是因為余光中與溫任平處身於不同的文化背景。溫任平的水，火的相對性並不強烈。他的火的意象，正如余光中的，同樣暗示一個「淨化的過程」，他要「專注地在火光中煉詩」，希望「在火光中修成正果」。因此，溫任平的處境比余光中的更為困擾；余光中只要選擇其中一個就了事，可是溫任平兩者都要，而且是必要的，無可選擇的，他一方面要經過「火浴」去追求自己在藝術上的成就，另一方面他也被逼在水中，在河上流放，去找尋精神的慰藉，去回溯中華文化豐富的歷史。他底流放意識的濃厚性可從他在詩中所重複運用的水、船、舟子等的意象窺見；這也使人聯想到汨羅江，聯想到屈原以及隱匿在屈原象徵形象後面的歷史意義。他是一位「現代屈原」，在小舟上「困倦」着，「坐在舷邊」，去聆聽「水族們重複的調子」，而這些調子裏「有一種符號與節奏使你驚訝」，使他感覺到「有一種光芒，比幻覺都要真實」，光芒中不再茫然，不再漫無目的，而「只有肯定／肯定的洶湧／它的高音逐漸加強」。從「困倦」到「肯定」，「舟子吟」是一首勾勒溫任平人生觀轉變的詩——從自我放逐的消極性到自我肯定的積極性。換言之，溫

任平已找到了悲劇的積極性。這是可喜的，因為他流放愈遠，他愈有信心，愈感覺到「暖暖的掌心，讓你感到你底體溫仍在／你底血液仍在」。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他的信心也來自他在火光中修成後的正果，因為他的「高音逐漸加強」，會有更多的人響應他，跟隨他。然而，事實是如此嗎？

我們似乎可以推測，『舟子吟』時期的溫任平尚年輕，入世未深，又因着年輕的激情所使然，對於將來，對於崇高的理想充滿信心，覺得事情無論如何艱難，只要自己盡力爲之，至少會有一番作爲的。無疑的，他這時期的生命鬥志與積極的人生觀令人佩服。不過，在他年紀不斷的增長下，他在『河想』中回顧過去以及瞻望將來的時候，又是另一番滋味在心頭：

曩昔迄今夕

何其漫長難耐的歲月！

渾遠的記憶，記憶中日夜喧嘩

凶猛而傷殘的，是那一片又一片

接踵而至，不顧一切撲崖的

波浪，浪花開時

也正迅速謝去

其誕生，以洶湧浩盪的身姿

其逝去，以洶湧浩盪的聲姿

只一瞬

即完成了自己

在『河想』這首詩中，詩人自己轉化爲「河」。河恒久不變地流着，「行過橋的，淹過岸的，越過堤的」。詩中所重複運用的逗點反映出他底情緒的沉重感。這是首段給我們的感覺。第二段的「河」沉溺於回憶，過去的日子，對他而言，是「漫長難耐的歲月」，而記憶又那麼「凶猛而傷殘」，用的是一些令人爲之皺眉的字眼。這些形容詞過於抽象，令人捉摸不住。

最後四行是新生命的誕生，一種對人生的積極感便產生了。從第一段到第二段，是情緒的起伏，從沉重到再生的樂觀；到了最後一段，詩人似乎悟出了某種哲理：

而如果那漫長難耐的日子

竟是一個個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漣漪

作爲一條河也是很可笑的

行過橋的，淹過岸的

越過堤的，不是等另一條河踩過你

仰天猛擊一記

鉞的鏘然巨響聲中——

波濤千起

雖然「河」的力的展示一直被強調（行過橋的，淹過岸，越過堤的——暗示人生的輝煌階段，最後一段的前三行道出詩人對生命過程所體驗到的迷茫感、幻滅感。第三行以後又是一個轉折，這也清楚地顯示出潛意識自我的不甘雌伏，企圖有所作爲，以致「波濤千起」。故此，可以斷言的是，「河想」是情緒以及生命觀點的起伏轉變，也是溫任平流放的心境寫照。

接下來，我們看『水月』：

有時我想，我只是一艘憤怒的船

等不及啓航

我已碎成一堆破爛

一灘搖搖晃晃的

水月

這是詩人的現身說法。正如前面所述，詩人以「船」自喻，這時候他已是「一艘憤怒的船」。他經歷了不少寶貴的經驗，他曾經積極地創造過，也曾經失望過，這種情緒不停地起伏湧現，他有時會爲了一點成績而感到信心十足，覺得大有可爲。可是，他又連接地遭受挫折。現在，他開始憤怒了，在理智不算十分清醒的情況之下覺得他這樣獨自去流放只是「搖搖晃晃的水月」而已，沒有具體的成就與價值。他近乎絕望了。可喜的是，衝動之後，他還是理智的：

。有時我想

爲甚麼要有海，要有洋

要把島與半島分開，分隔得

長又長

他對流放確實有點灰心了。海和洋是幫助他流放的，可是他卻向海和洋底存在提出質疑。我們知道，是海洋把陸地分隔，是海洋把他與文化效土隔開了。他的反問，反映出他對海洋存在的埋怨，他想，如果只有陸地，那該多好。他對放逐感到厭倦，因爲他太寂寞孤單了，又沒有能力影響友儕們與他同行。他一直在找尋着方法，希望有那麼一天，他能以行動感動衆人。『水月』至最後數行情緒激烈，充滿了動作感：

……有時我

想狂喊，想奔

想把自己揚起，成風

成浪，成海洋；把最後的憤怒澆熄

把自己擊沉、沉，到又遠又深

無以名之的地方。有時我想

木塊的用途，正是這樣。

這些動作與前面所說的抉擇不無關係。明顯的，他在寂寞無奈，厭倦絕望之際作出了最後的努力：他要瘋狂地叫喊，瘋狂地奔跑，他更想把自己變成「風」，變成「浪」，變成「海洋」；這種種動作旨在喚醒衆人，希冀他們有所覺醒。最後，他看透了，於是把「最後的憤怒澆熄」，「把自己擊沉，沉，到又遠又深／無以名之的地方」。這是以退爲進的方法。「沉」貫穿了全詩水的意象，也暗示了自我犧牲的精神，極富戲劇預知 *Dramatic Foreshadowing* 的作用。我們也許會進一步這樣追問，他底流放對自己，對民族一定有其重要性、必要性，不然，他又何必作如斯大的犧牲呢？他是一位「現代屈原」，他底決定是一幕悲劇：

有人走來

下着雨，他沒有披蓑衣

踽踽在黃昏時節的昏濛中

咳嗽起來

他緩步向前

步入齊膝的浪花裏

在全面的冷沁中，去遺忘

楚地的酷夏

淹過他的五綵長鬚之後

他微笑，帶點不經意的揶揄

他抬頭看天，最後的問句已經結束

就把頭猛然插進海面去

（水鄉之外）

就技巧而言，溫任平運用電影技巧清晰地勾勒出一幕「現代屈原投江自溺」的悲劇。鏡頭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他以緩慢的步伐走入海中，這種緩慢有助於悲劇氣氛的逐漸增加。「水鄉之外」一詩文字的節奏控制得極佳，它底節奏遲緩沉重，正配合了詩中人物的緩步入海的外在行動，加強了整首詩的悲劇性。我願意在這裏提出一點作為補充的是，因為電影技巧的運用，這首詩極富戲劇性。這戲劇性卻出乎人意料之外地加強了字義本身的力量和視覺與聽覺上的真實感。

總的來說，溫任平已把握到了悲劇的積極性與創造性，這可從「水鄉之外」最後幾行得之：

一塊全白的頭巾，如最初的蓮臺
冉冉升起

暗示着新生命的昇華。

大抵來說，溫任平的航行意象到了「水鄉之外」已是登峰造極，可以說是告一段落了。在討論過的諸詩作中，他底流放意識相當明顯，文化、藝術與生活的正面衝突則有所保留，「水鄉之外」例外。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水、河、海、洋等意象皆轉自 *transmute* 汨羅江這個原始意象。易言之，汨羅江應該是溫任平意識流放的終點：

我聽見在河的下流

有人

單獨地吹竽

（再寫端午）

這是「再寫端午」的最後三句，說明了航行者不但已到了汨羅江的下流，而且還在那邊單獨地吹起竽來了。溫任平在「流放是一種傷」後記這樣寫：「我常認為現代詩的傳統實可以追溯到楚辭去，如果我的看法正確，那麼屈靈均是站在河的上游，而我們是站在河的下流，是

一個古老的傳統的承續了。」這句詩人現身說法的話可謂已印證了筆者前面的論點了。

『水鄉之外』及端午組詩以後的詩作中，再也沒有航行意象的出現，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落拓的江湖歌者。這位歌者的流浪於江湖，是溫任平流放意識的具體化。『流放是一種傷』是作者流放意識表現得最淋漓盡緻的一首詩，他底孤獨感，放逐感，透過一位孤苦無依的江湖歌者表現出來：

我只是一個無名的歌者

唱着重複過千萬遍的歌

那些歌詞，我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那些歌，血液似的川行在我的脈管裏

總要經過我心臟，循環往復

跳動，跳動，微弱而親切

『流放是一種傷』是一首長達三十四行的詩，作者一口氣把它寫完，詩的速度逐漸加快，節奏緊張，予人一種不容換氣的感覺。全詩語調悲涼寥寂，可是我們卻隱隱可以感覺到那位歌者的不甘受辱的執着之情。他唱的永遠是不變的歌，無論在甚麼地方，他依然真摯地唱：

熟悉得再也不能熟悉

我自己沙啞的喉嚨裏流出來的

一聲聲悸動

在廉價的客棧裏也唱

在熱鬧的街角也唱

你聽了，也許會覺得不耐煩

然而我只是一個流放於江湖的歌者

因為詩的主題是一些重複又重複的歌，溫任平用到了重複的技巧，以形式配合內容，點出那種無可奈何的情緒。另外，他也使用了頭韻，腳韻以及行內韻以增加詩的節奏感。這種種音韻技巧的交互運用下，那種流浪的愁傷以及難言的哀戚就溢於言外了。

『流放是一種傷』是溫任平的力作，頗能表現一位知識份子對時代的真實感受。它表現了文化，藝術與現實生活的衝突。詩中的江湖意象確切有力，足見作者之匠心。也許我應該進一步強調的是，溫任平這首詩不僅表現他底時代感，也暗示了他個人的一種使命感。他對於這種使命感是自覺的。他底最大使命在於堅持他對中華文化歷史底認同。假若他意志有所動搖，他會很快地陷入現實的死流裏。對於一些「快樂的，熱烈的，流行的歌」，他是不顧也不屑心動的。他的歌詞古老得「像一闕闕失傳了的／唐代的樂府」。他自始至終擁有堅定不移的意志，雖然是辛苦了一點，他依然「歌着，流放着，衰老着……疲倦，而且受傷着」。

四

航行意象在溫任平詩中的重要性已略為談過了，它有特殊的象徵意味。不過，論者認為，溫任平的成就在於他能夠把自己的流放意識寫進詩中，從自我出發，以小見大，反映出這一時代馬華知識份子在特殊文化背景的心態。易言之，他底流放意識頗具普遍性。另外，他也表現了藝術與現實的衝突，那種藝術追求者苦澀悲痛的心境，常常能夠激起大家的共鳴。

溫任平是寫實的。他底現代精神的懷疑性促使他去揭開現實的面紗，勇敢而真摯地表現了當代社會的風貌。他不無病呻吟，他底感觸也非空穴來風。他底詩為甚麼恁般低沉悲憤？這個問題最好由這時代來回答。

論者每讀溫任平的詩，常會有泫然欲淚之感。我並非感情氾濫。我想，令我感然心動的是他詩中的時代感、使命感。而這種時代感、使命感是，我覺得，每一位有良知的馬華現代詩人所應具備的。

輕描集 ● 輕描集

□ □ 邁克

善哉

沙灘上一個男人放風箏。風勢好，不見費甚麼力氣，那風箏悠悠地游在四月初的藍空中。拖着條尾巴，要寫下點甚麼，可是一直拿不定主意，於是淨扭着水蛇腰——也沒有人介意。一個嫵媚的姿態，往往比一串纏綿的文字使人神往。

可憐的需要以文字作為交通媒介的人，坐在打字機前，或者對着一本拍紙簿，或者如我一般，把簡化了的象型圖紋填進每頁五百格的薄紙上。為甚麼不唱一首歌呢，為甚麼不巧然一笑，種棵楊柳，養對金魚？偏偏選擇了笨拙的方式，試圖把本來立體和抽象的宇宙，扁壓成平面並且模稜兩可，無聲無味無色的黑白世界。不但止是固執，更是無奈，和淡淡的絕望，百無聊賴情況下的無可無不可。

寧願切一條黃瓜，扶老弱的婦人過馬路，看兩隻不懂事的貓打架。寧願寫一封不太懇切的情信。當然，更寧願用執筆的手，撫摸微溫的皮膚，後頸上略鬆曲的髮腳。但是甚至連情信都沒有寫，因為沒有適

宜的收信人。只得學習蒲公英，故作大方地把籽散播在風中，許會有落到泥土的一日，長成另一株生命。真有那樣想過麼？真的想得那麼久遠？可能只不過像隻舞態惡劣的風箏，在斷綫之前，因扭不出甚麼神采，故而手忙腳亂塗幾個字。智者眼中，是缺乏自信的印證。而仁者，仁者大概慈悲地看一看，唸句「善哉」，也就不得不眼睜睜任由它跌進歷史的黑洞裏去，萬劫不復，永不超生了罷？

顏姝

吃完晚餐，打算到第九街的咖啡店坐坐，經過愛雲路一間冰淇淋店，朋友要進去取電影節目表。跟了進去，再也沒有想到，又踏進「顏姝」的旋律之中。

如見故人。你可好，顏姝，事隔多年，你仍是使我心痛如絞的歌。那年在噤士食漢堡包，第一次遇上你，只不過失神一回。米積架的呻吟，當時我並瞧不出病來。年輕人的盲目，沒有人會瞭解。

然後在白馬，火爐邊喝可樂，因為某種情緒低落，你在角子點唱機又再出現，忽然覺得你是苦口良藥。曇花一朶，紅塵數載，為的只是幾點眼淚，風騷經年？之後便唯有一場空，唯有來生再續前緣？顏

殊，我想我們是明白人，我們的往來，並未受我從不留心的曲詞句所阻撓。成熟是覺得黑即是白，覺得灰是較合適的色調，因為無需費神分辨。

這次無意間的重逢，我又怎麼可以肯定，不是你一片好心，有計劃地爲我指點迷津呢？我依然活在人世間，執迷不悟像個餓過頭的小孩，酸甜苦辣都往嘴裏送。就在最近，該死的月光，又令我手急急織了一個網，把自己困得險象環生。所以遇到你，痛心疾首之外，我也慚愧非常。你是定然知道的，那麼，我記起來了，你的教誨，邂逅你和現在之間，一切沉在記憶裏的經驗。幫助我，使我相信響在耳際的甜言蜜語。下一次再見的時候，我會說謝謝。

多傻呢，清醒到能領首道謝，你也不會出現了。如果我們不再相見，在需要你的時候，無風的午夜，昏暗的傍晚，只要想起你，也是一樣的罷。在第九街的咖啡店坐下，我笑一笑。

沙堡壘

一家商店櫥窗裏砌了座沙堡壘，你欣喜莫名拉着我說：「看！」於是站在一旁默默看着你看。你有時是這樣孩子氣，好像那一晚，吃

過晚餐，硬要玩彈子機，還有那一次，站在纜車尾，把還沒有進入旅遊旺季的三藩市拋在身後。

後來一個人去看電影，時間太多，蕩入一間舊書店。翻出一本圖文並茂的軟皮書，叫「沙堡壘」，不禁呆了一呆。想了一輪，終於沒有買下來。其實，是可以送給你做生日禮物的，那天正是你生日。

你喜歡的，都是不堅固、不長久的物與事。堆一個下午，費盡心機，流汗，砌不穩缺了一角又補上去，然後日落之際，便把它留在身後，讓浪花把它夷平。你是不會惋惜的，你說：「讓我們不要想起對方，只在見面時開開心心。」啊，我年輕的時候，還真會被類似的話迷倒呢。

我不否認，你看沙堡壘的一刻，有無限專注，無限柔情。只好說，我們的要求非常不一樣。沙堡壘於我只能是幻覺，所以看了一眼，便悄悄引退。現在在夜裏，淡淡感覺一種熬煎，其實問一問自己，也是不應該的。因為你的記憶力不似我強，雖然我不會自憐到懷疑你經已忘掉我的名字，可是我被風沙迷眼時流下的一滴淚，想你是不會記得的。那麼又何苦呢。



黃英俊

嬰孩的眼

一個嬰兒

臍帶未乾就死瞪着荒蕪的天空
看流彈聽地雷像不像春節的盛宴
春節的盛宴在破敗的城後破敗的街頭
破敗的門裏頭貼成沾滿灰塵的紅對聯

「天增歲月人增壽」

春滿乾坤福滿門」

輦狀雲像不像一次偷襲，我們
奔跑在春底林野掩藏在小山岡
後，給小姐姐或者那隻遲鈍的
小小鴿子

紅紙紛飛頭上的驚喜？
春天像不像一片龜裂的田

稻穗是傷口們
在肢體上豐收

收穫季裏且流行一種遊戲

像蒼蠅不停盤旋傳染

桃花粉碎，老牛零碎呼着一聲餘響
老鼠從屋簷的破洞，偷嚼

日色

老農人躺臥成一口古井

井水漸漸染紅

驟然一陣乾旱的風

刮起大地的沙塵

太陽因為疲倦

漲滿血絲在眼裏

星星也在白晝的天空。偷窺且呻吟着

悲哀的幾聲

一切靜止

（大地仍有脈搏，我的頭緊臥，有一陣沒一陣的悶哼，大地
沒死，寂止、沒有一絲氣。烈日焚燒如燒夷彈焚燒且不停延
伸……）

西貢毀成破爛的袈裟

美國用優良的 B 52

從寶藍的天空鳥瞰

發現整片大地

竟是一個嬰孩的眼

破碎且溢血

Ma Fantaisie

張媚兒

圍繞在一片楓樹林中
矗立着我們自建的橡木小屋
初秋下午明麗的陽光
透過小小紅白格子的窗簾
照着我們磨損得發亮的書桌

你在最令你繾綣的廚房
精心烘製一個野草莓蛋糕
高聲驚叫道新摘的櫻桃紅艷欲絕
我仰天大笑，答道蛋糕的香味已穿窗而出
恐怕已招惹來一羣饞嘴的孩子

遠處的秋山溫柔地起伏
一山的楓林，一山的楓紅
斜斜的綠草坡已灑上秋日
我嘆着美麗的息

辛勤地在屋外裝釘一個新書架

這書架將堆滿詩集、童話
與彩色繽紛的畫冊

入夜後將一屋的溫馨點燃
燭光下我們互頌着濟慈：

「春天對你將是個豐收季節」

春盡秋來，秋逝冬來
聽肅殺的金風在屋外徘徊
任皓皓的白雪將屋頂覆蓋
相擁在暖融融的被窩中
我們日日夜夜都彼此相愛

●鄭百年

香港的山巒和海峽

品讀雋永的名著，必須於文學批評中索得一條適當的途徑，往返開發探求，才能得其奧妙內蘊；欣賞奇偉的人物，必須於歷史洪流中探得一個正確的立場，左右拓殖尋求，才能見其壯偉偉儼。欣賞名著、欽仰古賢是如此，對於一座似乎沒有生命的城市，如果要加以品味和鑑賞的話，更應該如此了。

香港，這個被讚譽為東方明珠的城市，成千上萬的人頭在攢動，高聳雲霄的大廈在比肩，幾乎淹沒了她的英姿和奇偉，讓人們覺得她只是個「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而已。前年，當我在她那兒作客四個月時，才投身於一個適當的角度，設身於一個正確的方位，品嚐到她的雋永，咀嚼到她的甘醇。於是，我開始往返開發她的神奧，拓殖她的神奇，進而品味及鑑賞。



百年專欄

啓德機場周圍的山巒，是我多次過港時最愛凝望神思的。山巒並不高，蜿蜒似卷雲，起伏如波浪，肩並肩地排坐在一起，就好像一堆彌勒佛。由於機場非常平坦遼闊，這一堆彌勒佛就如環坐在你的面前，伸着頭露着臉在向這位外來者上下打量。山的顏色是暗綠色，和國畫的墨青相彷彿，內蘊豐厚，古意盎然；肩膀和頭額邊的雲霧，輕薄得如面紗，纖細得如羽絲，柔情似水，舒卷自如。彌勒佛高高矮矮地鼓着大小不同的肚皮，定立，禪坐，任各式各樣的飛機噴煙而降落，展翼而升空，自其常笑自如的面頰穿梭而過，如孤鳥過山谷，如落葉下溪流。如果是寒涼天氣抵港，那麼，踏出機艙，舉頭四望，只覺彌勒佛拂送給你滿袖滿衣的寒風，披散你黑白相間的髮絲，撩開你的西裝和風衣，呵，髮絲萬里長的風神，妳真是柔情如水，柔情萬千。

港九之間的千頃汪洋，是另一處最令我凝想神思的地方。風浪相當急，渡輪穿梭往返，就如泛游於大海一樣，成排成排的巨浪或前或後地向你推擠，一塊一塊的浪花此起彼落地向你輝映。如果是夏天的話，你會覺得她很清涼，有熱帶海風的鹽味；如果是冬天的話，她是一頓寒意醒人的冷冰，從你的渡輪，一塊堆砌一塊，一排堆擠一排，搖搖幌幌地伸展到平平板板的海岸，東歪西倒地平舒到朦朦朧朧的遠方。那一望無垠的高樓大廈，劃岸爲界，往界後一路站過去，平地擠不下腳的，就往山坡站上去，七零八落地一直站在山頂上，讓肩膀或頭額淹溺在雲霧裏爲止。港九已經有通車的海底隧道，去年又有穿梭兩岸的地下鐵，但是，只有在渡輪上，你才能利用那熙熙攘攘以外的十分鐘，靜靜地坐在甲板上，離開那鬧喧喧的高樓大廈，讓冰涼的一頓汪洋，濯你的衣裳，濯你的手足，濯你的身與心。

誰說香港沒有甘醇？誰說香港不耐品味？

每年，香港大學以副校長的名義，從大英聯邦及亞洲國家內的所有大學內，邀請一位學者到香港大學來擔任研究員（Fellow），作爲期四個月的訪問，和她相應的學系的學術人員交換學術心得，並作一二學術演講。那一年，很幸運的，筆者被遴選爲其研究員，和中文系的學者們相處。我們得到非常周到的禮遇和招待，住在專供來往學者及研究生居住的伯里基學堂（Robert Black Hall），與黃麗松校長的官邸相距僅一箭之遙，朝夕和其他國家學者及研究生們相處。今年三月底，受美國猶他州家譜學會的邀請，到香港及台北出席會議。

及考察田野工作，我們又有機會投身於前年的角度和方位，來品嚐咀嚼她的甘醇。雖然在港為時僅一週，不過，我們已結緣在先，何愁不相識呢？

有貴族大學之稱的香港大學，座落在薄扶林道的一個山坡上。校址相當急迫，從最底下的學校銀行，一直到最頂上的伯里基學堂及校長官邸為止，大概不會超過一千公尺；至於橫度，大概有半英里；整個大學就一級一級地建設在這塊斜坡上，包括一個小型的校園及幾幢高大的學生宿舍。

聞名的馮平山圖書館原本座落在東側的一座舊式樓房裏，現在卻遷址到總圖書館的樓上來，原址改為藝術學系及藝術陳列館。甫抵港大，中文系主任馬蒙教授將圖書館中文部主任黎先生介紹給我認識，讓我日後能得手應心地仰泳於書堆裏。中文部的圖書一部分是開架式的，另一部分屬於馮平山圖書館的卻是閉架式，必須通過卡片方能覓得原書。向來用慣開架式的我，幸得黎主任的允許，使我到處通行無阻，包括雜誌期刊室及特藏室。四個月的作客，在這座圖書館留下太多太多的戀情，品嚐到香港的甘醇。上個月，即使會議及應酬排滿了一週的時間，我還是設法到那裏泡個「不知有秦漢，更不知有魏晉」，花了二天的時間，把新到的雜誌書籍涉獵一番。

英國傳統的學術自由在這裏保存得非常完整，任何主義及思想，只要已經發表及出版成書，這裏就可以讀得到。三、四年前我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訪問時，就發現了這個優良的傳統；今天，我又在香港得到良好的印證了。大學是領導國家，如果不能讓大學圖書館保存各類書籍，無疑的，將是國家的一大損失。大學學術人員應該都是獨立思考的理想主義者，他們是走在政壇人物的前端，如果不能讓他們研究各類思想，進行評介、修改及發明的的工作，將是改進國家的一大損失。也許就是基於這些原因，英國建立了這個傳統，香港且保留了這個傳統。我不是學政治的，對於任何主義也沒有興趣；不過，我很憎惡文史期刊書籍滲雜一些政治的標語及八股文句，如果認為採用這種「無孔不入」的方法，就能將它們「混」進一個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學人的腦筋裏，就未免太過幼稚了。儘管如此，我還是激賞英國人的學術自由傳統，因為他們認為，大學裏來往的都是具備有獨立思考及判斷能力的人，與其禁止書刊而壅塞思想，毋寧解除禁令而考驗當前的思想。如果當前的思想是正確的，我們對其

他思想有甚麼顧忌？如果當前的是不合理或是落伍了，我們爲甚麼沒勇氣去更新呢？英國人具有此開闊的胸襟，所以，他們極力維護大學的尊嚴，將國家的前途寄託在學術的領域裏。

港大的中文藏書相當豐富，由於地理上的關係，東西南北的書都聚集到這裏來，更不必說大陸及台灣的了。他們很捨得花錢買書，例如兩三年前台北大乘出版社出版一大套佛教論文集叢，價值馬幣數千元，他們一口氣訂購下來；又例如大陸甫正廣召訂戶的「甲骨文合集」，厚五、六巨冊，由郭沫若主編，價值也是馬幣幾千元，他們早就預先訂購了。至於其他零星的書籍，他們似乎「樂此不疲」地全部「掃」進來。只要你踏進他們偌大的特藏室（約等於四間普通教室之面積），你準會被他們的「濶氣」所驚動，而且，你準會羨慕港大師生們的福氣。他們採購的對象非常遼廣，只要是中文書，舉凡文史、科學、醫學、體育、經濟及藝術等，林林總總，全被「橫掃」進來；站在中文系的立場來說，似乎有點駁雜了。洋裝書之外，馮平山圖書館也度藏了不少線裝的珍本書，饒宗頤先生好些年前就編了一本有關的目錄，可供參考。最使我留連不走的，莫過於雜誌期刊室；在那裏，你不但可以讀到一部份舊學報、舊期刊，而且，韓國、日本、台灣及大陸這幾年來所出版的主要期刊學報，全部都很完整地排在書架上，任君選讀，任君影印。從期刊室所陳列的，你就可以知道，他們書本買得多完整，資料來得多迅速；這些，都是讀書人夢寐以求的基本條件。

除了書刊。演講會及研討會的風氣也非常流行；整個來說，港大的學生不但非常關心中國大陸的動態，而且，也主動地參與香港社會的活動，成爲社會前進及思想更易的真正推動者。我聆聽過兩位學者及一堂學生進行的「中國大陸在文革期間的教育」演講會，我看見過他們發起中文運動，使華語及中文成爲港九的主要運用語文。

也許地域的關係，港大的學生嗜愛書寫大字報，一排一排的紙板，上面寫着密密麻麻的墨字，有時是歷史的考據（如南沙群島主權問題），有時是時事的分析（如中國懲罰越南的背景），有時是政治的評論（如港督過訪中國與港督任期的延續），有時是校政的諮詢（筆者作客之際，適巧一群學生書寫大字報，邀約馬蒙教授對話），把圖書館的門口圍成一道一道的紙牆。如果你想瞭解港大學生的部份活動以及所思考的部份問題的話，你應該佇立駐足，仔細地讀完它們。也許不太湊巧，我沒見過港大學生站在校園裏當衆演說，發表他們的偉論，

一如從前馬來亞大學的學生以及英國海德公園的說客，所以，對港大的學生來講，大字報似乎是傳達情感及思想的最佳工具之一。

在我的印象中，港大的學生正利用校園所提供給他們的環境和機會，進行「領導社會」「影響群眾」的實習工作，他們有充份的自由和足夠與自己挑戰的對象，來進行這些實習，庶幾乎有朝一夕投身社會，保證是社會的活躍和領導份子。四個月的作客，我見證到英才的培育和塑造的過程，我見證到英國傳統耐人咀嚼的甘醇。

大會堂和藝術館是香港官辦的機構，分別座落在中環及銅鑼灣，一個是十多層的高樓，一個是二、三層的建築物。它們非常活躍，從年頭到年底，節目排得滿滿的，絕少有空檔。在大會堂，我分別參觀了陶壽伯和趙少昂的畫展，陶擅場於畫梅，趙是嶺南派的巨擘；去年年底劉海粟到香港開畫展，據說就在這兒舉行的。除了畫展，大會堂也主辦各種演講會，訂期性的有國學演講會等，每期半年一年，每週一講；非打期性的則臨時編排，著名語言學家王力教授前幾個月到港，就在此作臨時性的演講。此外，還有花展、郵票展、手工藝展等等，名目非常多。在藝術館，我參觀了王世昭家藏珍品展覽會，品物相當多，場地非常理想。

最使人感動的節目是每年一度的「亞洲藝術節」，由香港官方主催，在大會堂的大廳演出，歷時數週。歌舞是一個民族的另一種語言；通過這種語言，這個民族把他們對大自然以及對人際的相互關係的感受表達出來，或出自於豪歌，或出自於輕舞，或悲鳴，或疾蹈，以手以足，用舞用蹈，把情感純真地傾吐出來。相同的一種相互關係，由於民族性格及民族氣質的不同，極可能有不同的感受；相同的一種感受，由於民族文化及民族背景的差異，也很可能會有不同的表達方法；通過歌舞的藝術，我們不但可以觀察出其他民族如何排遣各種可歌可泣的感受，也可以瞭解他們如何向各種複雜的相互關係奮鬥。一個具備有「民胞物與」的胸襟的人，當他在觀讀其他民族的歌舞時，他會為他們奮力應變各種複雜難當的相互關係的熱誠，而感動得擊出淚珠、楞出吟歎。只有瞭解藝術文化的深意的人，才會尊敬別人的藝術及文化；只有尊敬別人的藝術及文化的人，才會體會出，在大自然底下，人類原本是四海一家，不分膚色。在這個概念之下，「亞洲藝術節」年復一年地舉辦下去，參加的國家也年

復一年地增加，而演出的時間也年復一年地延長，成為香港最盛大的節目之一。

每當節目來臨之前，所有大眾傳播媒介，包括報章、電台及電視台等，都極力宣傳，為香港掀起觀光熱。亞洲各國都譴派最優秀的歌舞隊，包括馬來西亞及歐洲若干國家，來參加這個盛大的節日。由於各民族的性格和氣質不同，由於各民族文化及背景的不同，由於各民族所遭遇到的大自然、人際關係的不同，他們有各式各樣的歌唱和舞蹈，百花齊放，百家齊鳴。同樣是歌頌愛情，中國人有中國人的表達方式，英國人有英國人的表達方式；同樣是讚歎宇宙的偉大，日本人有日本人的語言，印尼人有印尼人的語言；同樣是描述人間的美好險惡，印度人有印度人的手姿，菲律賓人有菲律賓人的手姿；惟其不同，方知人間之多姿多采；惟其迥異，才見文化之繁富繽紛。從亞洲藝術節裏，我們見證到不管是藝術或者是文化，多姿多采勝過於單調統一，繁富繽紛勝過於簡一齊同；整個亞洲是如此，一個國家更莫不如此。香港何地？蕞爾小島，竟能夠兼收並蓄地讓各民族的艺术來此表演觀摩；除英國人開放的傳統，還要作何解釋？來香港而不去欣賞藝術節，怎麼算是設身於一個正確的方位？怎麼會品嚐到香港的甘醇呢？

四月廿八日

□□蕉風文叢

《台灣當代詩人簡介》



吳天才編著 ● 厚一百八十頁 ● 資料豐富詳實 ●

本書共收錄三百卅餘位台灣新詩人的小史，同時配以作者個人玉照和若干幀生活照，奠定本書在中國詩史上的價值與地位。「台灣當代詩人簡介」讓你一覽台灣當代詩壇風雲人物的面貌。

每冊馬幣六元 ● 美金三元（海外）

郵購處：Syarikat Edcom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Malaysia.

賴敬文

美中的動亂

慢慢地眨伊的眼睛，旋
伊的酒渦；悄悄地回首
前塵。伊們曾曳過銀河系

我願在你的美中，動亂
焚化成焦蝴蝶。一墜隕星
願在十億光年外
發出大片強光，形成風暴
碎裂，消失無踪

紅塵旋衝，我們交換
幾百萬顆星球，拼湊感人
的銀河演進圖。讓我們

花好幾億年來互想對方
再花好幾億年，展現對方
眼前

飛想

墓林，向我奔來，凶得
像犬。我退守門外

退守我的最後一次生日宴會

至於門外，門外僅有一個人
成百長髮男女在室內
蠟燭熄了，唱片如輪急轉

衆人皆舞。門外只有一個人
門外只有一片安靜的墓林

明傳奇的一些關注和技巧

Cyril Birch 著・賴瑞和譯

在

本文中，我將探討的是盛行於明代的傳奇中三種長篇而情節複雜的劇本。青衫記大體上是元雜劇青衫淚的改編，因此提供了兩種不同的戲曲形式間可供比較之點。鳴鳳記在當時是個罕有的例子——它是本以時事為其經緯的劇本，並且顯出劇作家與其時政的牽連。牡丹亭是三者當中，最為人所知的，而它所以如此，其由有自，因為牡丹亭是傳奇中偉大傑作之一，並可用作衡量明代戲曲成就巔峰的標尺。

底下的論述將略而不提傳奇的許多（或者大部份）形式方面的問題及規套。關於傳奇的演變、曲調的韻律、演出規套等等，已經有過許多的論著。我無意貶抑這些論著的重要性，亦無意暗示說我們不必顧及這些劇本演出方面的問題就可以適切地加以論述。不過，單從戲曲的刊本，我們或可探究劇作家處理其素材的方法，他透過戲曲形式呈現其故事的技巧，以及他跟明代那些大小說家的淵源與密切的關係。這些明代小說家的作品，到最近代已較廣為人所知並得到較深入的研究。

一、青衫記

白居易兩首最膾炙人口的七言長詩，都為後來一系列戲曲提供故事素材。長恨歌中所吟唱的楊貴妃的悲劇命運，後來在白仁甫的元雜劇梧桐雨、屠隆（一五七七年進士）的傳奇彩毫記，以及洪昇（一六四五——一七〇四）的長生殿中再度重演。以上所提只是現傳許多楊貴妃戲中，最爲人所知的。至於琵琶行，由於它有一些動人的成分，諸如月下江面、貶官詩人與從良歌妓等等，也啓發了無數令人樂道的劇曲。久保天隨研究過以此爲主題的五種劇曲¹。其中兩種因不重要，在此不論。第三種是盛行於乾隆年間蔣士銓（一七二五——一七八五）的四絃秋。這是本四折的雜劇，有許多不俗的曲文：在紅雪樓九種曲本的四絃秋第一齣「茶別」「醉花陰」一曲上，有夢樓居士題評的眉批云「元人本色」。此劇極爲忠於白居易的原詩，而事實上，正如蔣士銓在其序文中所說，他寫作此劇是因為他和幾位同好不滿青衫記「命意敷詞，庸劣可鄙」。「同人以予粗知聲韻，相屬別撰一劇。當付伶人演習，用洗前陋。」意即矯正白居易的生平事蹟以及他跟琵琶女之間的確實關係。

元代名劇作家馬致遠，首先以其雜劇青衫淚²，歪曲了白氏與琵琶女之間的故事。馬氏捏造了白居易與琵琶女的一段戀情。明代劇作家顧大典（一五六八年進士），後來就據此寫成三十齣的傳奇青衫記³。我們比較此兩劇的情節，可明顯看出它們的情節有基本相似之處。不過，更進一步的分析顯出許多的差異，而我們探討其中較重要的一些歧異——也就是說，探討顧大典在處理此主題時認為有必要作的一些增訂——可讓我們瞭解明代劇作家的一些用心所在與貢獻。

首先，白居易原詩中的從良歌妓，如果要出現在戲台上，得有個名字。令人頗感意外的，馬致遠用了個確有其人的名字——裴興奴與曹剛（劇中裴興奴的琵琶師傳）是貞元年間傑出的音樂家。「時人謂：『曹剛有右手，興奴有左手。』」⁴馬致遠在寫到白居易到妓院走訪與奴時，給白居易安排的遊伴，便較不管史實。賈島雖然與白居易同時代，並無記載證實兩人相識，而孟浩然則是個早半個世紀的人。事實上，馬致遠選上孟浩然，不過顯示出馬氏十分喜愛這位隱士詩人，因為馬致遠曾以孟浩然爲題寫過一本雜劇，可惜現已失傳⁵。

再者，白、裴這對戀人一定先得分離，然後才能安排他們在江州重逢。白居易被貶的理由，史籍明載，然而馬致遠卻將之歸誣於白居易之縱情詩酒。因此，正直的白居易變成李太白之流的浪漫狂士。至於興奴，她當然必須被迫下嫁茶商。此事由老虔婆（元雜劇中的樣板人物）促成。她的詭計簡單但達成實效：她偽造一封信騙興奴白居易已亡故。兩人終於重逢後，白居易毫無顧忌的採納興奴的大膽私奔提議，而讓那位可憐的茶商去向地方官衙哭訴他的「小娘子不知逃到那裏去了」。

這些情節上的粗陋、內容與史實的不符，以及對白居易的種種歪曲，早已令批評家大為不滿。要替馬致遠辯護，有兩點似可一提：第一，此劇的道德觀，確實與世俗的行為準則相抵觸。然而，它把許多俗文學作品所標榜的愛情觀與重人性的倫理道義，更向前推進一步。在劇本中我們看到興奴的美麗、白居易的才華，以及兩人之間的情愛；也看到這種才子佳人間的戀情跟老虔婆的貪婪詭詐及茶商之粗俗的對比；這時我們才去判斷故事的結局（包括那位無辜丈夫的不幸），是否其實並非善惡報應的一種體現。

第二，這種虛構的粗陋，若能提供戲劇功效並能在戲台上造成熱鬧，是完全無可厚非的老虔婆說服興奴白居易已死的詭計，引出第二折中興奴的淒豔哀歌，當時，興奴燒紙燒酒祭白居易，而馬致遠則乾脆安排一陣旋風，興奴悲云「這一陣風兀的不是侍郎來了也！」此劇的另一個視覺高潮當數第三折中的一段，那時興奴已完成被假信所騙，而突然又在江州重逢白居易，當然以為他是鬼魂。當興奴要白居易「且自靠那邊……這些兒個好生商議」，並取錢投江，為的是「便死呵也博個團圓到底」，但最後總算相信白居易「還是活的」。這時候她的愛與懷念，跟恐懼交戰得最為動人。

除此而外，青衫淚的素質，跟它的曲文素質是相等的。由於元雜劇並非本文的主題，這裏我只引興奴在第三折開首的第一支曲為例，說明此曲在簡練與新鮮上，絕不遜於馬致遠那首經常為人引用的散曲「秋思」。興奴唱：（雙調新水令）：

正夕陽天濶暮江迷

倚晴空楚山疊翠

冰壺天上下
雲錦樹高低
誰倩王維
寫愁入畫圖內

與「秋思」對照：

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讀過雜劇青衫淚之後，再讀顧大典的青衫記，我們的初步印象是：篇幅較長而曲詞較差。在青衫記的同個地方，也就是在第二十八齣的開頭，興奴手抱琵琶上，自彈一曲。如果我們將顧大典在這裏爲興奴所寫的「新水令」跟我們剛看過的馬致遠「雙調新水令」相比，算是公平的話，那麼這比較確是不利於顧大典的：

鯤絃鐵撥紫檀槽
斷送許多年少
空林驚宿鳥
幽壑舞潛蛟
切切嘈嘈
寫不盡相思調

雖然顧大典所講的本質上還是同樣的故事，他給予我們的卻是頗較易為人接受的形象。白居易貶官江州，雖然並非基於確實的歷史原因，至少跟這些原因相類。第十四齣呈現白居易爲一位敢言的諫諍官，那正是明代宮廷所最需要的，而明代劇作家正樂於提供這樣的人物，即使只是在戲台上：

簡練疏兵不精

供給繁歛率興

度支交關奸謀逞

中官豈可操兵柄？

在元雜劇中，白居易以那麼大刺激的方式，把興奴娶回家去，而在明傳奇中，他的做法就大爲謙和了。首先，我們得注意，興奴在顧大典劇中，比她在馬致遠劇中，更堅決地拒絕茶商。其次，在她歸屬白居易之前，她那位礙事的丈夫先被除去了：顧大典簡單但有效的讓他喝得酩酊大醉，而在返回他的船上途中，落江而死。當劉禹錫提議說，興奴「係官妓，名在教坊，你們庶人之家，如何娶得他？」現在可以歸白居易了，白居易卻說「恐怕使不得」。劉禹錫的答話顯示，劇作者對這整個事情是否恰當，仍然還是有所顧慮的：

白：興奴已作商人婦，恐怕使不得。

劉：樂天，你生平大節不虧，官箴無玷，就有些風流罪過也何妨？

顧大典捨雜劇形式而取傳奇，結果無法取得元雜劇因限一人獨唱而有的嚴密統一性。興奴不再處於劇情的中心，同時劇中情境也不再巧設（例如白居易身亡的假訊），以便對興奴及觀眾產生戲劇效果。另一方面，青衫記沒有怎樣利用這種新的自由，來呈現我們在牡丹亭或長生殿中所見到的那種繽紛場面。這裏只有一小節戰爭插曲（第十二齣「河朔交兵」）；除了劇末外，只有第六齣是「大場面」。大體而言，此劇的結構所提供的，不過是白居易和

與奴兩人一連串遭遇的交錯出現而已。

因此，如果青衫記的劇情大體和青衫淚相同，它對白居易的刻劃只有稍許增益，曲文較劣，而且戲劇鈞力被長度和結構的鬆散所削弱，那麼我們大可問：這個新劇本到底對戲曲文學有些甚麼貢獻？我認為，我們必須同時以小說的尺度和以戲劇的尺度來提供答案，同時我們必須記住，小說藝術在明中葉後所達至的大躍進。

小說最關切的，就是探討世俗日常層次的生活。如果我們檢視與奴在青衫記初次出現所處的處境，我們會發現她正是在這層次上被呈現出來，老虔婆勸她不要成天夢想從良，要安分做歌妓的那段話，可以說是最接近日常生活了的。

我兒！你今日也要從良，明日也要從良，只道從良有甚好處？你嫁了一個人，未曾入門，大老婆就扯起架子來，除了你的鬚髻，勒你跪便跪，拜便拜，又不容老公和你睡衾寒枕冷，多少淒涼。及至老公千求萬求，求得容你同他一宿，大老婆又忍酸喫醋，聒噪不休，未到天明，就要起身。日裏還要受他幾場嘔氣。要穿沒得穿，要喫沒得喫。要來不得來，要去不得去。要高高不得，要低低不得。才懊悔不聽做娘的說話，卻便難了。你如今快快梳梳妝接客。若再如此，我一頓皮鞭打得你希爛，定不饒的。

這是非常有效的忠告，也是一段非常有效的文字，但它不嫌煩瑣的聒聒噪噪，頗有金瓶梅那一類小說的味道，而不像是戲台上的對白。白居易贖娶與奴的一連串細節，更加深了我們的這種印象。顧大典在二十三齣中對白居易的積蓄提供詳細資料（「如今罄我官囊，不上一二百金」），也寫到白氏侍妾爲了湊足千金聘金，「二人的釵梳，都湊在裏頭，也有二三百金之數」。這種寫實早於西方寫實主義的兩位大師：英國的托洛普（*Trollope 1815-82*）和法國的巴爾札克（*Balzac 1799-1850*）。

失去中心地位的與奴，結果只成爲一大堆角色當中的一個。同樣的，小說的特色就是創造一大批人物，並探索他們之間形成的關係。相比之下，我們想到戲劇人物時，較常想到兩個或三四個人物之間的衝突：例如莎士比亞的 *Othello* 和 *Lago, Lear* 國王和他的三個女兒。與

奴現在不只要應付老虔婆茶商和白居易，同時還要應付白居易的兩個侍妾：樊素和小蠻；她們兩人在第四、第八齣及其他地方，以要角的身分出場。她們跟興奴的關係，是本劇特別討人喜愛的一環。興奴的困境引發她們溫馨的同情；她們以唯有方法，變賣釵梳來幫興奴，而當萬難終於都已排除，興奴要聯同她們共侍一夫時，她們以一首簡單的曲來歡迎她（三十九齣）：

從別後淚兩行

音容阻隔路渺茫

邂逅水雲鄉

似文鴛逐雁行

移蓮步入畫堂

再相逢喜相傍

不過，這一切的甘甜，並沒有任其變為濫情。顧大典還是讓樊素和小蠻在玩趣中感到尖酸，並且安排一個丑角來幫助她們打趣。因此，樊素和小蠻跟興奴相對行過禮後，接着便是以下的對白：

樊素、小蠻：相公，自古道新娶不如遠歸。今日相公與裴娘又是新娶，又是遠歸，

樂可知矣。況秋宵正長，我們備一盞子來，與裴娘燈下坐一回如何？

白居易：夜已深了，不消了。明日坐罷。

樊素：相公，你恁性急了些！

小蠻：姐姐，知趣些罷。

樊素：既如此，我們先進去睡。玲瓏你看茶來，與裴娘喫。

丑角：裴娘聽得茶字，頭也是疼的。如今在白家來，只喫些白滾湯罷。……

樊素：（做轉身介）相公，明日有賀客來，又要喫酒，早些起來。

丑角：不是喫酒，是喫醋了。

這種低調的、不慌不忙的人物探討，本是明代小說的特色，也是青衫記整體組織的典型，正如高度詩意是馬致遠青衫淚（而尤有甚者，蔣士銓的四絃秋）整體組織的典型。顧大典對白居易「琵琶行」中明顯的「詩意」成分，絕少理會。（蔣士銓的四絃秋是第一個純粹處理白居易此詩創作緣起情況的琵琶行戲曲，也就是說，第一個充分去發揮白居易原詩所提示的迷人之美的劇本）。然而，顧大典從未質疑士大夫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讚美了詩人白居易並要他在愛情上佔了那位中產階級茶商的上風。像青衫記這麼一個劇本最大的反諷就是它的作者（一個士大夫），在寫作一本讀起來像小說的劇本時，竟然花費那麼多的筆墨去貶斥中產階級的價值觀，而這種價值觀在他可能的觀眾當中，無疑是被奉為主臬的。白居易到青樓尋樂，完全妥當：他就這樣見到了與奴並且展開了這段情。當那位可憐的茶商跟着去時，他卻掉在江中淹死了。舉止風度使人免難，而那位魯莽的茶商，竟然不知如何穿着（第二十二齣）。

我們還得注意此劇中的一個技巧。這技巧不但加強顧大典的劇本，也同樣的加強其他後來的劇本與小說。這就是把大部份情節環繞於一個物體的技巧，而這物體便因而產生一種象徵力量。青衫記這個劇名，跟小說石頭記的書名，是一樣意義深長的。脂硯齋基於重要的理由，似乎寧稱石頭記而捨紅樓夢這書名。顧大典此劇三十齣中有大半數的情節跟青衫的際遇有關。這襲青衫本身，就是白居易私生活的一面標誌，代表他卸去官銜後的個人自我。他典當青衫買酒，便表示他願意為與奴的愛作犧牲。與奴贖回青衫並將之還給樊素和小蠻，此舉賦予青衫一種愛情信物的性質。樊素和小蠻，帶點揶揄意味的把青衫歸還白居易（第二十三齣）時，聽到白居易吐露他對與奴的思念，正如俗語所說「睹物思人」：

頓驚惶這舊物渾無恙

悲墜履難禁感傷

覲亡簪使人惆悵

歎蠅頭蝸角空忙

受盡了許多風浪

轉教人心旌遙颺

（這件青衫是我失落在京師的。）

路迢迢何緣到你行

早難道風吹雲捲入蘭房

最後，在二十八齣，當「琵琶行」的本事演出，白居易聽到興奴的琵琶曲時，他問興奴：「你可認得這件青衫麼？」興奴回唱：

重提起典青衫酒價高

免不得掩紅妝把琵琶抱

至此，青衫已成爲有力的象徵，足以跟興奴已嫁人的標誌「紅妝」形成對比，而這兩行曲文最有力地濃縮了興奴往昔的辛酸和眼前的屈辱。

青衫也可說「包蓄着」白居易，正如一片神牌「包蓄着」亡故的人一樣。或者，青衫象徵着白居易獨特的個性，正如在趙樹理（一九〇三——）的現代短篇「傳家寶」中，提供標題的那只古舊的針線盒，也爲主角的價值系統提供了線索。

像珍珠衫（古今小說卷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賈寶玉的通靈寶玉、或牡丹亭中麗娘的畫像一樣，青衫在顧大典劇中，一方面推展劇情，另一方面又同時顯現情節模式。我們或可把青衫當作另一種不同意義的象徵來看待：即一種新的文學架構正在取代雜劇單純結構統一性的標誌。9

二、鳴鳳記

我所要提出的論點是：自然主義式的細節、人物之間的錯綜關係，以及一種更複雜的結構意識，是傳奇形式的至少三個新貢獻，而且，這三點似乎指出一種戲曲與小說的結合。但我所舉的例子青衫記，雖然具有比較目的上的用處，畢竟不是個重要的藝術作品。本文餘下的部份將討論兩個性質不同，但各自都是明代戲曲傑作的劇本：鳴鳳記和牡丹亭¹⁰。這種才華洋溢的作品，大可用來求證吳梅大膽的論說¹¹：

獨傳奇最爲真率。作者就心中蘊結，發爲詞華，初無藏山傳人之思，亦無科第利祿之見¹²，稱心而出，遂爲千古至文。

六十種曲本題鳴鳳記爲明後七子之一的王世貞（一九二九——九二）所作¹³。但曲海總目提要¹⁴（頁二三八）卻說「係王世貞門客所作」。焦循劇說云：「相傳鳴鳳記傳奇，弇州門人作，惟法場一折（第十六齣）是弇州自填詞。」¹⁵（按王世貞又號弇州山人）。曲海總目提要在鳳和鳴¹⁶條下，列鳴鳳記作者爲梁辰魚，這是比較可信的說法。梁辰魚字伯龍，善度曲，不屑科第，生平偶儻好遊，喜豪飲，與當時名士李攀龍、王世貞輩有所往還。時崑山邑人魏良輔創崑腔，梁作戲曲浣紗記付之，此爲崑曲之始。呂天成曲品所列的唯一梁作傳奇即浣紗記¹⁷。但曲品（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第六冊，頁二三七）在顧懋儉所著傳奇椒觴記條下云：「梁伯龍極賞之，是甚有學問者。」椒觴記演「陳元亮事真，此君似有感而作」。我們應該注意，陳元亮劾宋代奸臣賈似道，跟楊繼盛在鳴鳳記中劾嚴嵩的角色一樣（雖然陳帶頭奏劾，只是被貶謫，未被典刑）。雖然曲品本身（頁二四九）說鳴鳳記爲王世貞所作，傳惜華明代傳奇全目¹⁸卻不從其說。傳指出好幾種明代目錄，如徐氏家藏書目、祁氏讀書樓目錄及鳴野山房書目，著錄此劇皆未題撰人名氏；明代批評家王驥德曲律謂：「弇州曲多不見，特四部稿中有一塞鴻秋、兩畫眉序，用韻既雜，亦詞家語，非當行曲」，並未言及鳴鳳記；同時傳亦引焦循劇說：「弇州史料中，楊忠愍公傳略與傳奇不合。」

嚴嵩及其子世蕃這兩位「大小宰相」所帶來的政治動亂，爲後人演成故事，鳴鳳記即流傳下來中主要的作品。嚴嵩淫威下的犧牲者，包括元宰夏言；上疏彈劾奸臣而遭典刑的有督

臣沈練，兵部員外楊繼盛及好些其他人。楊繼盛直言上疏彈劾嚴家「十罪五奸」的奏疏，是一篇有名的文獻，完整的收在清代薛熙所編的明文在¹⁹。沈練及其子是話本小說「沈小霞相會出師表」²⁰的主角。順此一提，這篇小說，正如篇名所提示的，是以諸葛亮的「出師表」作主題象徵，其作用一如上面討論過的「青衫」。關於糾劾嚴嵩的劇本，有忠愍記、飛丸記、丹心照（曲海總目提要，頁一七一三），出師表（提要，頁一八七二），以及傑終禪（提要，頁二〇二七）。復言之，有相當多的戲曲與小說寫過這件深痛嘉靖年間人心的事，鳴鳳記只是其中之一。（不過，鳴鳳記是其中較有力的作品之一。曲品，頁二四九。說此劇「紀諸事甚悉，令人有手刃賊嵩之意。」但曲品又謂其「詞調儘邈達可咏，稍厭繁耳。」²¹

鳴鳳記規模壯偉。主角皆為嘉靖年間政要。重要的劇情涉及不下於十七位高官；除了三人之外，他們到第九齣時都已先後登場。雖然，為了遵守傳奇形式的規套，一齣戲很少有二三人以上登場，但此劇卻一直讓人感覺到其他人物在場外的存在：好比萬花筒一轉，劇情的每一新面貌就受到它旁邊的所有景象的左右。嚴嵩的權勢像罪惡污點一樣滲透到每個人身上。元宰夏言跟嚴嵩力爭收復河套之策不果（第六齣）而遭處斬，嚴嵩的權勢於此達到頂峰。楊繼盛「干冒天威」，上疏彈劾嚴嵩父子，慘遭傷足折指，遠謫邊城，最後處斬。這場典刑（第十六齣）標誌着忠臣勢力的低潮。嚴嵩後來的作威作福，跟本劇另兩個主角鄭應龍和林潤的義憤填膺，形成直接對比。鄭、林兩人在第二齣緊接着「家門大意」之後即登場展開劇情，但從此只扮演籌備性質的角色。他們的時機尚未成熟，而且雖躍龍門，卻被嚴嵩使奸計派任巡視邊衛。他們除奸臣受挫，而由董傳策、張鶴樓、吳惺齋等三人繼續楊繼盛的使命，上疏彈劾嚴氏父子，但同遭失敗（第二十七齣）。最後，鄭應龍邊衛任滿還朝，將嚴嵩罪名一一條陣上疏，皇帝准奏，嚴嵩被放歸田里，其子被斬。林潤清理冤情，究辦嚴世蕃姦搶罪行。至此，嚴家便徹底瓦解。以大團圓及封贈忠臣結束劇情，至少是一次真正理所當然而且確是必然的結局。惡有惡報確是貫串全劇的主旨，由鄭應龍和林潤來執行報應，由他們策劃而終於除去國家的心腹要患。

這種以政壇顯要與國家大事交織成的大規模劇情，跟劇情所橫貫的龐大地理點面相配合。劇情的規劃幾乎縱越橫跨了整個中國版圖，從北京宮中到北部邊衛，到倭夷海盜攻劫的福建，

到林潤被謫的雲南，到夏太夫人流落的廣西、蘇賽瓊流落的浙江。劇作家並不只是利用中國戲台無佈景的自由，而在一二齣之間把人物打發掉。他是在強調一個奸權所帶來的全國性禍害；他非常尖敏的反映了一種正在醞釀中的國家意識。

劇情中的對比與變奏，很恰當的由語言的彈性來陪襯。嚴世蕃欲加害易弘器的陰謀（第三十一齣），是以低調的自然主義式的對白來進行，正好形成對比的是，夏言和嚴嵩爭辯邊防政策（第六齣），言辭便很高雅，在他們所用的四六文中引述許多歷史先例。某些精采的說白非常有趣，例如在三十九齣，一個被嚴世蕃輕薄過的女子向林潤告狀時，她幾乎全用一語雙關的詞曲牌名來訴說被騙經過：「……竟到鳳凰閣，只待四邊靜。拖入銷金帳，上除女冠子，下除紅繡鞋，脫下紅衲襖，解開香羅帶……」這令人想起鏡花緣九十九回「迷本性將軍遊幻境，發慈心仙子下凡塵」，以種種古錢名來暗寓人心之貪，或此種文字遊戲最極端的例子 *Finnegans Wake*，例如在該小說的頁五八三——五八四，James Joyce 就以他當時的一批板球選手的名字來作影射，描寫另一種非常不同但或許同樣激烈的運動。

鳴鳳記的曲文，許多大體上是有其實用性質的，例如十五齣中楊繼盛上啓所用的那幾支曲。許多也是拼湊的，例如在廿六齣中鄒妻和林妻感嘆她們丈夫不在時所用的「浪淘沙」詞句²²。但有時候曲文正好莊嚴的配合劇情，例如楊繼盛的妻子，在十六齣在劊子手面前抱着丈夫所唱的一曲「耍孩兒」：

看愁雲怨滿天

痛生離死別間

須臾七魄無從見

牽襟結髮今朝斷

牽襟結髮今朝斷

腸裂空山哀月猿

剗不出傷心劍

（我那相公）本是個飛黃千里

今做了帶血啼鴉

即使如此，樸實的對白有時比那些不勝典故負荷的曲文更有效力。在第五齣，奉承阿諛的趙文華想警告楊繼盛不要直言無諱：

趙：今人處世就如蟋蟀一般，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若還開口，就是催死了。
楊：人孰無死？寒蟬鳴古木，便死也清高。蠅蚋墮泥坑，那閉口的只覺死得污濁些。

我們必須視某些俗套的用語和段落為理所當然的，因為這些是描述官場生涯主題的劇本所共有的必要成分。正如所料，這些俗套段落主要是分配給鄭應龍和林潤這兩位朝廷新銳，他們的出現預示嚴家的傾蕩。第二齣的兄弟結義、第二十二齣的臨考分離、第二十六齣的二妻思望，以及最後的大團圓，這些都是中國戲曲中常見的成分，幾乎可以跟偉大的先驅琵琶記或許多其他劇本中相當的齣互換。

跟這些成分形成對比，並且回到我先前提過的一個主題上的，即某些小說裏面的特色。這些特色若出現在一本小说作品中，同樣或甚至更為恰當，並且提示我們鳴鳳記是一供案上清賞的劇本。字謎就是個例子。第八齣中金甲神預顯靈應所贈的十二句口占，在三十六齣及四十一齣都一一應驗。正如紅樓夢第五回中寶玉遊仙境所見到的那些詩謎（此種技巧最有名的例子），鳴鳳記中的這些口占都以拆字格為之，例如「高山」指嚴嵩的「嵩」。第二十三齣中的瞽婦和乞丐，向鄭、林兩人訴說嚴世蕃的貪財好色，正是小說特色：他們登場只是為了講一段故事。最後，嚴家欲謀害易弘器這個次要情節，具有被納入劇情的「話本」的特色（「好計」、「陸姑救易」）。

我們覺得，這些段落不管是在戲台上演出，或在書齋中清讀，都必然同樣有其效力。那些需要靠戲台演出才能充分發揮效果的場景非常少，但還是有。第三十三齣必然是個受人喜愛的喜劇插曲。鄺懋卿和趙文華這兩個奉承阿諛的角色，各懷鬼胎想向西山僊人求些長生不老丹來孝敬嚴嵩。兩人在半途中小巧遇，於是各人企圖隱瞞真正的意圖和目的地，好擺脫對方，獨自求得仙丹，但最後還是瞞不了。當他倆在戲台上互相暗地跟蹤而又處處碰面時，必然

是非常惹笑的。

可恥的趙文華，雖然演的是丑角，其實並非一個單純的小丑。他的作用是顯露他主子嚴嵩罪孽之深。當然，嚴嵩是戲中主角；但嚴嵩之專橫所造成的國家苦難，由間接的評語搬演於戲台上，要比由嚴嵩本人的行動或招認來演出，生動得多。第二十一齣是此劇的中心，不僅是所處的位置正好在全劇中點，而且在劇情發展等其他地方也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在此齣中，趙文華奉嚴嵩之命，拜為元戎，在我們面前發號施令。這位元戎若在一個 Gilbert and Sullivan 的歌劇中出現，也會同樣在行。他的部下勸他「必先祭東海龍王」，方能取勝，他還在遲疑，直到部下說祭過了「酒器留在老爺公用」，他才笑說「有理有理」。祭海和尚上前兩炷香時唸「八萬金剛佛菩薩」，但上第三炷香時卻只唸「四萬金剛佛菩薩」。衆人問起，趙文華答曰：「你不曉得，這一半是冒支官糧的虛兵。恐怕爺爺點名，故不敢念。」祭海過後，趙原想殺了和尚，把頭充作倭頭，「也值五十兩銀子」。但和尚說：「小僧是戒壇上主持，管下五百雲游和尚，待小僧率領前來，充作倭兵。幸而取勝，不要說起。若不勝，那時獻首儘作倭頭，到有一萬五千兩銀子。」趙於是把和尚放了。最後，他還下令「水兵停泊東海大洋，且待倭寇劫掠滿載，那時邀截，可以人財兩得。」

因此，嚴嵩屬下的這些罪行，顯示嚴嵩的暴政。而雖然這些劇情是喜劇式的創作，他們的罪行不幸卻是真有其事。前面提過那篇收在明文在中約楊繼盛的奏疏，彈劾嚴嵩的罪狀之一，就是指他謀殺平民，把頭充作倭頭。嚴嵩的殘酷性格並非虛構。在劇本中這便由間接及直接的方式呈現。劇中所用最微妙的方式之一，就是以別人對好人與壞人的不同反應來作對比。在十一齣，殉節的忠臣夏言，其夫人得到楊繼盛的幫助，雖然楊本人正被貶謫。三十七齣提供了對比；此時嚴嵩已被罷官回歸鄉里。他路上碰到的每一個人，從他舊相識的高官奉勅內臣到卑微的驛丞，都冷冷冰冰的對待他。當嚴嵩的船在冰封的河中進退不得時，上天似乎也插了一手。這無情的報應，如此罪有應得並且如此有效的跟那些為嚴嵩所害的人所獲得的同情的溫暖形成對比，因此是以強烈的視覺及戲劇鈞力呈現出來的。明代劇場抽象的做工藝術，應不比現在的為差，而我們可以輕易的想像，當那些捐公在衆人辱罵和威嚇聲中企圖把抽象的船開出假想的冰河時，他們又推又拉的徒勞。

取材自當時政事的鳴鳳記²³，是敷演嚴嵩事的劇本當中最有名的例子。琵琶記大體上是演出種種衝突的關係，諸如忠孝兩難全。這問題在鳴鳳記中也存在，並由二十七齣中三位欲上疏彈劾嚴嵩的忠臣去面對。吳時來得到他母親的贊許，雖然她兒子一旦被謫，她將失去支柱。她宣稱：「爲臣要矢心，勿憂親。」張仲的困境呈現得更爲動人，並且顯示妻兒之愛，正逐漸超過傳統的奉養父母之孝，雖然盡事君之節畢竟還是最重要的。跟吳時來不同的是，張仲無法向妻子吐露他要彈劾嚴嵩之意，因此他沒有自信心來承受他妻子必然會提出的哀求。因此他騙妻子說他所備的棺木是要送給一個昨日凍死在街坊的老者，並且把妻兒送歸鄉里，免得牽累。在弔場上，張仲流露出真正高貴的目的：「倘驅除奸佞，使天下夫妻母子皆得安寧，便苦了我一家也說不得。」更感人的是，他只願犧牲自己，不願連累他人。他下令手下明早把棺木先抬到錦衣衛前，倘若他被打死之時，「即時掩釘，恐見者生悲，奸臣害衆」。

三、牡丹亭

湯顯祖（一五五〇——一六一七）五個劇本當中第三種而也是最偉大的劇作牡丹亭，其本事之依據既非早先的一個劇本，亦非本時事。它所根據的是一組性質不同的小說作品；湯顯祖在牡丹亭的自序「題詞」中明確提及其本事取材：

傳杜太守事者，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予稍爲更而演之。至於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漢睢陽王收考談生也。

李仲文、馮孝將兒女事，見引於法苑珠林²⁴：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

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廐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熏香殊絕。遂爲夫妻賤息，衣皆有污，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聞入廐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床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塚！」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右腳有履，左腳無也。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

晉時東平憑孝將，爲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臥廐中。夜夢見女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來出入四年，爲鬼所枉殺。案主錄當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馬子乃得生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剋期當出。至期日床前地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逾分明。始寤是所夢見者。遂除左右人，便漸漸額出。次頭面出，次項形體頓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尙虛自節。」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生。生日尙未至。」遂往廐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醖其喪前。去廐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貌全如故。徐徐抱着甌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人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灑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一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朞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娉爲夫婦。生二男一女，長男字元慶，永嘉初爲祕書郎中；小男字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

談生事出自列異傳 25：

漢有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經書，通夕不臥，至夜半時，有一姝女，年十五

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談生。遂爲夫婦。言曰：「我不與人同夜，君慎勿以火照我也。至三年之後，乃可照耳。」談生與爲夫婦生一兒，已二歲矣。不能忍，夜伺其寐，便盜照視之。其腰已下肉如人，腰已上但是枯骨。婦覺遂去。云：「君負我。我已垂變身，何不能忍一年，而竟相照耶？」談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今將離別，然顧念我兒，恐君貧不能自諸活，暫逐我去，方遺君物。」談生遂入華堂蘭室，物器不凡。乃以珠被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談生衣裙，留之辭別而去。後談生持被詣市，睢陽王買之，直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被，那得在市。此人必發吾女塚。」乃收考談生。談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往視女塚。塚全如故，乃復發視。果於棺蓋下得衣裙。呼其兒視，貌似王女。王乃信之。即出談生而復之，遂以爲女婿。表其兒爲郎中。

不過，湯顯祖更完整的本事來源，是他「題詞」中所提到的「杜太守事」。此即話本小說「杜麗娘慕色還魂」。夏志清合理的形容此話本小說「缺少文學價值……即使在湯顯祖那個時候，也很少人知道。」²⁶此話本供給湯顯祖基本的故事大綱。當然，這包括篇名所指的：杜麗娘怎樣思念而死，又透過情人柳夢梅而奇蹟式的回生。湯顯祖襲用若干此話本原文的片斷，例如在第十齣「驚夢」中柳夢梅入夢之前麗娘的傷春感嘆，或第二十八齣「幽媾」中夢梅與麗娘魂的對白。

但湯顯祖並不單只是借用說書人的一個頗爲奇異的故事大綱，加上舞台人物，再飾以詞曲。他以豐富的創造力創作了一本鉅著。這鉅著的長度雖然達五十五齣，但它的敘事卻能一直引人入勝，同時儘管有夢、鬼、幽靈、發冢等怪異的穿插，它也顯揚了一種深沉的哲理。難怪話本小說幾乎失傳了，而湯顯祖此劇卻在它當時造成一股轟動，並且一直享有盛名。跟湯同時代的沈德符，在顧曲雜言中說：「湯義仍牡丹亭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²⁷湯顯祖本人，在棄官免職之後，參與搬演他自己的劇本。清代仍常上演此劇，而徐朔方²⁸估計，清末戲目中仍存有此劇的大約四分之一齣數。在廿世紀，梅蘭芳特別喜愛「驚夢」一齣；詩人徐志摩在其日記中記載此齣的一次業餘演出——他跟陸小曼分飾男女主角。

此劇之所以不斷吸引人的許多成分，在話本小說中完全找不到。原來的故事中提到麗娘有一位私塾老師，但沒有牡丹亭中那位非常惹笑的陳最良。他在第七齣的上場詩云：

吟餘改抹前春句 飯後尋思午晌茶
蟻上案頭沿硯水 蜂穿窗眼哂瓶花

這有名的一齣主要是寫天真無邪的丫頭春香，如何逗引漸省人事的麗娘去賞玩春天景致，作弄那位想壓抑她們春思的老師。雖然春香因而挨打，但我們可從陳教授下場時跟她們合唱的一曲揣測她到底成功了多少：

怎辜負的這

一弄明窗新絳紗

陳教授其實已經半同情麗娘，因此在後來很有趣的變成麗娘的辯護者，反抗她父親杜寶的固執。

批賊李全是湯顯祖新創的，是一種提及時事的工具。批評家早已指出，杜寶降順李全之計，跟經略鄭洛在一五七〇年真正使用的方法之雷同。是年張居正為相（湯顯祖年輕時跟張不和），鄭洛請封三娘子忠順夫人，招俺答來降。在湯顯祖的劇本中，杜寶也勅封李全妻，招平李全。因此，柳夢梅在此劇最後一齣中對杜寶說：

你那裏平的箇李全？則平的箇李半。

湯顯祖寫作此劇時，鄭洛之計所求得的和平，已經被破壞了，而蒙古人在一五九〇年再度侵甘肅時，湯的朋友萬國欽也因上疏主戰，被「帝謂其淆亂國事，誣污大臣，謫劍州判官」

湯顯祖引入許多劇情細節來支持一個整體架構。本質上，這架構所要求的，是先分散劇情人物，再讓他們逐步團圓。李全叛亂、杜寶和他夫人的分離，以及叛兵假傳杜夫人之死訊，甚至拷問柳夢梅之事——這些都跟這基本架構模式有某種關連。

在這錯綜糾結的故事當中，不斷有喜劇式的呈現。前面提過，陳教授是個有力的喜劇人物。老道姑亦是。她跟她的隨身女尼提供了一些胡鬧而有時甚至淫褻的場面（第十七齣「道觀」，主要是石道姑的一段說白，引用了千字文中的一百十六句，一語雙關，往往涉及猥褻之事。）陳教授和石道姑兩人，不時被用來達致那種解除緊張、震驚的「喜劇鬆散」效果；莎士比亞在 *Macbeth* 一劇中使用那位喝醉的守門人也達致相同的效果。因此，在第二十齣「鬧殤」，麗娘傷春死了，痛殺她父母。但麗娘剛從戲台上消失，石道姑就上場，嘲弄麗娘的丫頭春香說：「小姐不在，春香姐也鬆泛多少」；而杜寶剛說要「起座梅花菴觀，安置小女神位」時，陳教授馬上就抓住機會說了句俏皮話：

杜寶：有漏澤院二頃虛田，撥資香火。

陳教授：這漏澤院田，就漏在生員身上！

這一種細節，對充斥本劇的所有大量創新之事與幽默場面的作用，提供了一條線索。湯顯祖佈上一個如此具有人間實驗感的背景，因此他所寫的幽媾、冥誓、回生等荒誕的演變，就變得可以為人接受。我們易於接受本劇最有名的數齣（「驚夢」、「尋夢」等齣）的社會與心理真相。這幾齣高雅的曲詞，寫出麗娘的情思和她恐懼青春短暫易逝之深切：

徑曲夢迴人杳，闌深珮冷魂銷。

似霧濛花，如雲漏月，一點幽情動早。……

竟妝成熏香獨坐無聊。

逍遙，怎刻盡助愁芳艸，甚法兒點活心苗！

真情強笑爲誰嬌？淚花兒打進著夢魂飄。³⁰

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得接受麗娘回生這個詩或精神之真理。麗娘回生是愛的力量的實體顯現。而在這方面，各種累積的細節、溫馨而且幾乎像小說般的寫實，諸如冥界那幾齣、冥間的愛情以及真正破土開墓取出顏面肌膚如生的麗娘——這些都幫助我們接受麗娘的回生。那麼，這種愛的力量是甚麼？作者的「題詞」已極扼要的說明了：

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連，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年矣，復能溟漠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冠而爲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二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如果我對結尾那句修辭問句的瞭解正確的話，也許可以提出「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的答案。如果我們接受的不是湯顯祖劇本劇情事實之真（這點應無疑問），而是它重要的詩或象徵之真理，那麼我們或真可在「情之所必有」中找到「理之所必無」的東西。

衝突在於「情」與「理」之間。我把「理」英譯作 *reason*（理智），但我想這字眼一般上在這種上下文中應解作「人類行爲的禮儀規範」，更明確的話應解爲那種壓抑人的感情自然流露的狹義理性；用之於女性世界，「理」是約束性的行爲準則；它否定女性在愛中有主動權利。讀湯顯祖的「題詞」時，我們應該記住，明史所收的「列女」傳，篇數比任何早先的正史所收者多出至少四倍³¹。

夏志清那篇論湯顯祖劇作的深刻論文³²，首先討論湯顯祖受明代思想家羅汝芳的影響。羅氏認爲，「生命自身的現象，和生生不息的過程，即是宇宙的生機。他相信此種自強不息的活力乃是本然的善，因此把『生』視爲『仁』。」杜麗娘的勝利完全符合這種立場，並且在另一方面，跟鳴鳳記較嚴峻的社會思潮形成頗爲明顯的對比。我們前面看過，鳴鳳記的作者爲忠孝之間的衝突所困擾，並且立公「理」於私人利益之上。杜麗娘是個跟楊繼盛妻或張

狎妻非常不同的角色。她否決了使她不能達成個人意願的「理」（至少在她父母能爲她安排好她跟柳夢梅的完美婚姻之前是如此），同時她大膽的在一場「幽夢」中表露她自己的欲望。湯顯祖不只在戲台上呈現這場夢，而且還使夢成真，膽色真不小。

湯顯祖的戲劇手法，透過傳奇劇媒介來表現這種哲理，達到前後一致的成功。將劇情跟此劇結構圖表（見附錄）相比，可顯示湯顯祖的靈活手法：他控制着劇情的進度和氣氛，而從未使故事停頓下來³³。明代戲曲共同的規套，如第八齣「勸農」或第四十一齣「耽試」，穿插在進展快速的齣之間；壯麗的「大場面」，間隔出現在整個劇本；對比手法用得達至極致效果，例如二十八齣「幽媾」中情人幽會的柔美，馬上被二十九齣「旁疑」的低俗笑罵沖淡其過度的甜蜜。在「旁疑」這一齣，石道姑懷疑她的小道姑，瞞着她去瞧柳夢梅，而「秀才逆來順受了」。

但牡丹亭真正成功之處，在於把杜麗娘和她父親社實的意志衝突中的「情」、「理」之爭，完美的體現出來。他們的衝突一開始就明顯：杜實一上場就承認麗娘「未議婚配」，雖然她已到了待嫁年齡，而且杜實緊接着就罵其夫人「縱容女兒閒眠，是何家教？」麗娘在夢中幽會並思念而死時，杜實當然傷痛。在原来的話本小說中，杜實一聽到女兒回生的消息，就馬上當真，但在劇本中，杜實對「理」的執着，卻大大阻礙了他本能的親情，並且使他頑固的拒絕認他女兒或女婿，直到最終的大團圓一齣。他認女兒，就成了「情」在「理」之上的最終考驗。到四十八齣爲止，除了杜實不認女兒外，所有的障礙都已消除：柳夢梅已娶麗娘並且中舉，李全之亂已平，麗娘和杜母已團聚。但做父親的仍然拒絕承認這個令人歡欣的真相。

杜實並非一個完全沒有體諒之心的人。儘管他被人跟鄭洛（見前）扯在一起，儘管他以卑賤和自貶身分的計謀平反叛軍，因而升官，是個微妙的諷刺，但湯顯祖並沒有把他呈現作一個腐敗貪婪或背信的鬧劇式官吏。在第八齣「勸農」（這是敷演中國農業自古以來就有的勸農儀式的一場高度優雅化的戲），杜實被刻劃爲一位仁慈和受人愛戴的府太爺，純樸的遠離農人耕作的泥土，但他畢竟還賜福給他所治理的地方。杜實做官時的正義仁慈，跟他在私生活上對女兒的嚴峻專橫，這兩者之間的對比正是湯顯祖最關心之事的關鍵。一位不願接受

一個可憐叛賊賄賂的人，當他的妻子允許女兒白天閒眠時，正應表現得如此理直氣壯的憤怒。杜寶是個頗爲正直的好人，但有某種東西令他幾乎無法接受他唯一女兒死裏回生之事。此「某種東西」即「理」。

杜寶立場的可悲，一再的在劇中呈現，甚至早在第十六齣「詰病」：當時，丫頭春香向杜母吐露麗娘的幽夢。杜寶笑說他女兒的重病「則是些日炙風吹，傷寒流轉」，並罵他妻子說這等病「便要禳解」，但請陳齋長看麗娘脈息。當杜母說麗娘「若早有了人家，敢沒這病」，杜寶特別表示不屑一聽：「咳，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兒點點年紀，知道箇甚麼呢？」當然，他說這話時，戲台上正彌漫着麗娘之將死的沈重氣氛。

夏志清指出過湯顯祖在他所有劇本中關注人在時間之摧殘下的狀況，因此爲我們對麗娘的處境提供了新的見識，並且澄清了麗娘的地位跟一個潛能悲劇女角的不同。她只有在擺脫了時間的束縛，只有在夢或死亡中，才那麼大膽，那樣獻身於愛情；她回生之後，就回到凡俗的世界。但牡丹亭整個的及最終的表現形態，並非悲劇，而是動人的喜劇。麗娘角色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她回復凡人賢妻的地位之後，繼續爭取最高的目標：她父親的認可。已經實現的愛情，仍然像壓抑的愛或冥間的愛，一樣堅強的支持她，直到她在最後一齣中跟她父親碰面的高潮時刻。麗娘至此才感傷過度暈倒；而也正是在這一刻，她情感的力量戰勝了她父親理性的懷疑。

在唐人小說「杜子春」中，杜子春見其兩歲幼子「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時，愛生於心，忘了他跟老道人之約，不覺失聲喊叫，而不能成仙。在牡丹亭，杜寶見其女兒暈倒，愛的力量使他驚呼：「俺的麗娘兒！」終於承認並接受女兒的回生，而結束了他冷漠的理性對心中本能愛心的漫長摧殘。底下即此劇最重要最終一齣的重要片斷：

皇帝：聽旨：朕細聽杜麗娘所奏，重生無疑。就著黃門官押送午門外，父子夫妻相認，歸第成親。（衆呼「萬歲」行介）

杜母：恭喜相公高轉了。

杜寶：怎想夫人無恙！

麗娘：（哭介）我的爺呵！

杜寶：（不理介）青天白日，小鬼頭遠些，遠些！陳先生，如今連柳夢梅俺也疑將起來，則怕也是箇鬼。

陳教授：（笑介）是踢斗鬼。

杜母：（喜介）今日見了狀元女婿，女兒再生，二十分喜也。狀元，先認了你丈母罷。

夢梅：（揖介）丈母光臨，做女婿的有失招待，罪之重也。

麗娘：官人恭喜，賀喜。

夢梅：誰報你來？

麗娘：到得陳師父傳旨來。

夢梅：受你老子的氣也。

陳教授：狀元，認了丈人翁罷。

夢梅：則認的十地閻君爲岳丈。

陳教授：狀元，聽俺分勸一言。（唱）〔南滴滴金〕你夫妻趕着了輪迴磨，便君王使的箇隨風舵，那平章怕不做賠錢貨。到不如娘共女，翁和婿，明交割。

夢梅：老黃門，俺是個賊犯。

陳教授：（笑介）你得便宜人，偏會撒科。則道你偷天把桂影那，不爭多先偷了地窟裏花枝朵。

麗娘：（歎介）陳師父，你不教俺後花園遊去，怎看上這攀桂客來？

杜寶：鬼也邪，怕沒門當戶對，看上柳夢梅甚麼來！

麗娘：（笑介）〔唱〕〔北四門子〕是看上他戴鳥紗象簡朝衣掛，笑、笑、笑、笑的來眼媚花。爺娘，人間白日裏高結綵樓，招不出箇官婿。你女兒睡夢裏、鬼窟裏選着箇狀元郎，還說門當戶對！則你箇杜杜陵慣把女孩兒嚇，那柳柳州他可也門戶風華。爹爹，認了女孩兒罷。

杜寶：離異了柳夢梅，回去認你。

麗娘：叫俺回杜家，扯了柳衙。便作你杜鵑花，也叫不轉子規紅淚灑。³⁴（哭介）
哎喲，見了俺前生的爹，即世孃，顛不刺俏魂靈立花。（作悶倒介）

杜寶：（驚介）俺的麗娘兒！

● 附註

1 久保天隨，「琵琶行の戲劇」，支那戲劇研究，東京，一九二八。

2 元曲選本；另六種流存版本見傳惜華，元代雜劇全目，北京，一九五七，頁六九。

3 六十種曲本。此選集爲閔世道人（？毛晉，一五九九——一六五九）所編，汲古閣於晚明刊行。

4 段安節，樂府雜錄（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北京，一九五九），第一冊，頁五十一。

5 譯者註：傳惜華，全元雜劇全目，頁七四，「風雪騎驢孟浩然」條下：「曹本錄鬼簿、今樂考證、曲錄，並著錄此劇正名。賈本錄鬼簿簡名作：『孟浩然』。太和正音譜、元曲選目，未載此目，故今樂考證誤以此本與（朱有燉）孟浩然踏雪尋梅混爲一劇，而曲錄雖兩劇同收，於註文中亦致疑詞。今未見此劇有流傳之本。」

6 譯者註：舊唐書卷一六六：「（元和）十年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搥撫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置彼同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爲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中華書局排印本，頁四三四四——四四五）

7 久保天隨，頁三九〇。

8 參閱吳世昌 *Wu Shih-Ch'ang On the Red Chamber Dream*, Oxford, 1961, p. 100.

9 這裏討論青衫象徵作用的某些論點，得自我跟 Professor Lucien Miller 的討論，謹此致謝。

10 吳梅（一八八三——一九三九），中國戲曲概論，香港，一九六四，論明傳奇一節，列四十三劇爲佳作，這不包括青衫記。另一方面，呂天成，曲品（中國戲曲論著集成本，第六冊，頁二三四），列青衫記爲「上中」，而鳴鳳記只是「中上」（頁二四九）。牡丹亭爲「上上」（頁二二一）。高明的琵琶記，無疑一方面因爲它年代久遠且屬先驅性質，被列爲「神品」（頁二二四）。

11 董康等編，曲海總目提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本，一九五九），吳梅序一，頁二。
12 在此吳梅必然想到元曲家作雜劇乃備科考的說法。

13 參見註 3。

14 參見註 11。

15 焦循，劇說，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第八冊，頁一三六。第十六齣其實是個傑構，劇中最長的一齣，演楊繼盛的典刑。

16 無名氏作傳奇，演鳴鳳記較後部份之事。

17 參見註 10。浣沙記條在曲品，頁二二二。

18 明代傳奇全目，北京，一九五九，頁五〇——五一。

19 明文在，卷三十，國學基本叢書本，冊一，頁二四一——二四九。

20 古今小說，卷四十。

21 曲品無疑認爲鳴鳳記篇幅過長而把它列在青衫記之下（參見註 10）。

22 鄭妻在首支曲接下來的說白中，唸李煜的「浪淘沙」詞：「簾外雨潺潺……」，只改動了兩句。

23 贊助本劇的王世貞，就曾「伏闕訟文冤言爲（嚴）嵩所害」。見其明史本傳，卷二八七。

24 這些故事引於曲海總目提要，卷六，還魂記（牡丹亭另一劇名）條下，頁二六九——二七一。（譯者註：李仲文女，馮孝將子及談生故事，三者都見於唐釋道世所編的法苑珠林，大正新修大藏經本，卷七十五，頁八五〇——八五一。珠林引李仲文女及馮孝將子故事，

皆題出自續搜神記；引談生故事，題出自搜神記。在現行的二十卷本搜神記中，談生事見於卷十六，但這故事亦見於魯迅輯錄的列異傳，古小說鉤沉本，頁一四〇——一四一。魯迅引自太平廣記卷三一六。同樣的，魯迅自廣記卷二七六，輯得馮孝將子事，但此條歸於幽明錄，同時故事內容也比珠林本所引者簡略許多。這裏三則故事皆引自大藏經本法苑珠林。

²⁵譯者註：見註 24。

²⁶C. T. Hsia, "Time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in Plays of T'ang Hsien-tsu" in Wm.

Theodore de Barry, ed.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Columbia 1970 p. 273. (譯者按，夏志清此文有中譯本，收在他的愛情·社會·小說，台北，純文學出版社，一九七〇。這裏引夏的中文本，頁一九三。)此話本收在晚明選集「重刻增補燕居筆記」。夏教授慨然給我一份他從東京內閣文庫所取得的此話本影印本的副本。另一套燕居筆記存於北大圖書館。

譯者註：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北京，一九五七年修訂本，頁一三四，提到一種余公仁編清初刊本「增補評點圖像燕居筆記」卷八亦收有一篇「杜麗娘牡丹亭還魂記」（目錄頁標題；文前作「杜麗娘記」）。此篇小說以文言寫成，比林近陽編明刊本「重刻增補燕居筆記」卷九所收的白話本「杜麗娘慕色還魂」較簡短。Patrick Hanan, *The Chinese Short Story* Cambridge, Mass., 1973p. 53認為文言本晚於白話本，是將白話本改寫縮短的。燕居筆記還有一種龍鍾道人編的清刊坊刻小字本，內容與上述兩種燕居筆記不同，未收杜麗娘故事。譚正璧最先注意到湯顯祖取材自「杜麗娘記」，見其「傳奇『牡丹亭』和話本『杜麗娘記』」，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第二〇六期，一九五八年四月廿七日。稍後王季思、侯外廬等人都曾討論過這問題，詳細的書目資料及更進一步的考證，見岩城秀夫，「湯顯祖研究」第三章「還魂記」第二節「藍本の存在」，收在中國戲曲演劇研究（東京，創文社，一九七二），頁二一五——二三〇。白話本「杜麗娘慕色還魂」，現有一個校點排印本，收錄在胡士瑩的近作「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頁五三三——五三七。譯者曾以東京內閣文庫所藏的原本校此排印本，發現排印本大致可靠，但有兩處疏忽，遺漏若干文句，總共約三十五字。

27 顧曲雜言，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第四冊，頁二〇六。

28 徐朔方校注，牡丹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三），徐序，註廿三。

29 譯者註：見萬國欽明史本傳，北京，一九七四年排印本，卷二三〇，頁六〇一二。鄭洛傳見明史卷二二二，頁五八五〇——五三。

30 引自第十四齣「寫真」。

31 徐朔方引。譯者按：這裏引夏志清的中文本，頁一六四。

32 參見註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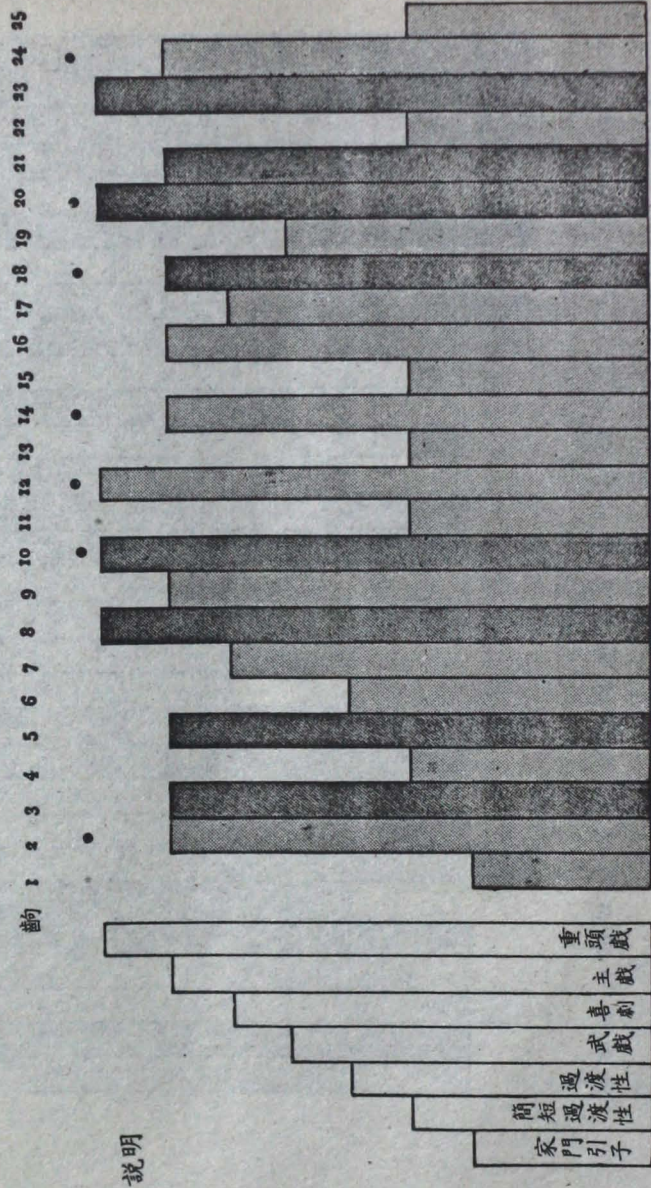
33 這張圖表是根據張敬，明清傳奇導論，台北，一九六一，頁一一三——一六中對牡丹亭所作的分析。圖表顯示以下幾種齣的分配：過渡性（短至中等長度，很少曲文，敘事性作用）；武戲；喜劇；主戲（劇情或氣氛有重要發展，常包括傑出曲文）；以及重頭戲（相當長度、重要劇情、許多唱者、常涉及一個需要豪華服飾及配角的地點，譬如王宮）。

34 參見前文引鳴鳳記中楊繼盛遺孀的曲文，以及 E. H. Schafer, "Li Te yü and the Azalea" in *Etudes Asiatiques* XVIII - XIX 1965 pp. 105-114. 「九世紀詩人雍陶，聽到杜鵑『傷心獨叫風』，寫道：『高處已應聞滴血，山榴一夜幾枝紅』，而十世紀詩人成彥雄借用了這意豪：『杜鵑花與鳥，怨豔兩何除，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譯按：見全唐詩，北京，一九六〇年排印本，卷五一八，頁五九二二及卷七五九，頁八六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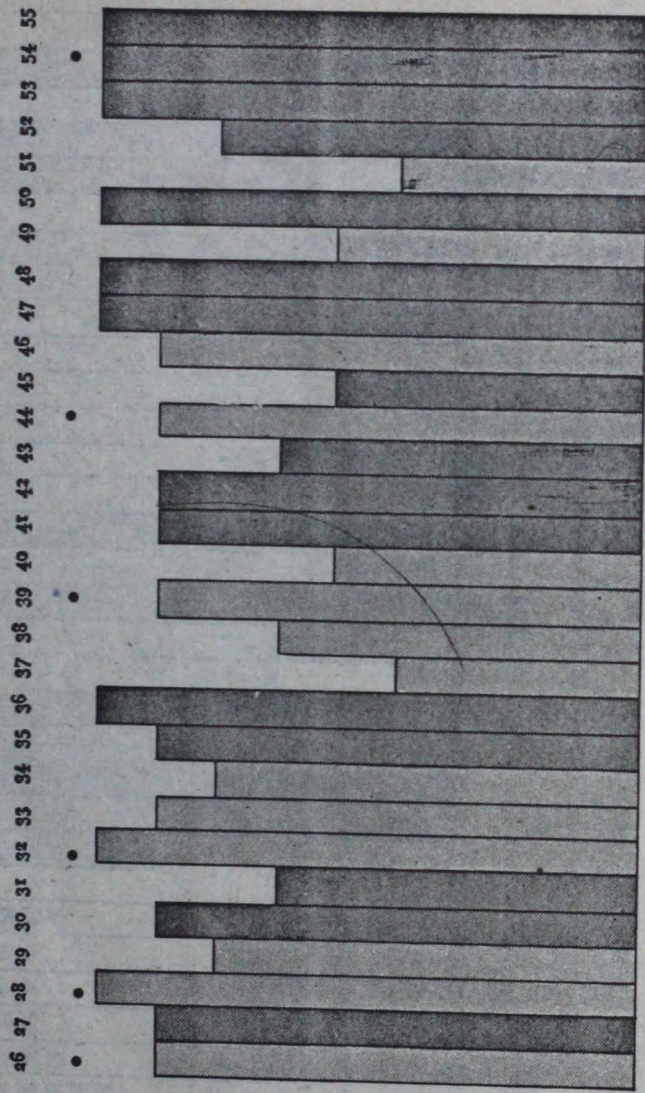
本文譯自 Cyril Birch, "Some Concerns and Methods of the Ming Ch'uan-Chi Drama", 收於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 ed. Cyril Birch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p. 220-258

本文翻譯事先徵得原作者同意，翻譯時曾參考張惠鎮女士未完成的譯稿，譯文初稿先後承王秋桂老師及 Cyril Birch 訂正，在此一併致謝。本譯文為「漢學論文翻譯計劃」的成果之一。

牡丹亭結構圖表



結構圖表（接上）



■ 有四人或以上（多至九人）唱曲 ● 特別杰出的曲文

讀『明傳奇的一些關注與技巧』

■ 張敬

讀了柏克萊加州大學白之教授這篇大文，又高興又佩服。高興的是研究中國古典戲劇的同道遍及海外；佩服的是一位洋學者對於煩瑣的中國古典戲劇見解如此精到，可以引人共鳴，可以發人深省。

本文教人首肯的見解真是俯拾即得，譬如顧大典青衫記把白居易寫成一個敢言的「諫諍官」，他認為「那是明代宮廷所最需要的」；他注意到小說與戲劇、戲劇與歷史的關係，從而強調鳴鳳記搬演「時事」的意義；劇中對於淨丑談諧的調劑和文字遊戲的運用，他都能發其長處；他又斷言明代的舞台藝術成就不下於今日之皮黃，尤其深具慧眼。而其中最教人激賞的，則是以下二事：

第一，他看出了青衫記中的「青衫」在全劇結構中的作用和其象徵的意義。準此類推，中國傳奇中的物件，如白兔記中的白兔、荆釵記的荆釵、香囊記的香囊……以至於牡丹亭的畫象、長生殿的鈿盒、桃花扇的桃花扇，莫不如機杼之梭，往來穿織，以成彩錦，只是其象徵之意味，深淺濃淡有別耳。

第二，他指出了牡丹亭成功處，建立於杜氏父女「情」與「理」的衝突之上。這種見解既新穎而合理，對於牡丹亭的主題思想和結構手法給我們很大的啓示。

但是如果「雞蛋裏挑骨頭」的話，白之教授的大文，似乎也有一些問題值得商榷。

第一，白之教授認為馬致遠青衫淚的情節粗陋、「內容與史實不符，以及對白居易爲人的種種歪曲，早已令批評家（指久保天隨）大爲不滿。」我個人認為元雜劇的關目結構往往不能拿情理和史實來衡量，如果以情理和史實爲準，那麼元雜劇將幾無佳作；因爲那是在元代的政治社會下所產生的「通病」，關於這一點，鄭因百（鸞）先生景午叢編中有一篇「從元曲四弊說到張養浩的雲莊樂府」論述得很詳盡。白之教授不滿意白居易、孟浩然、賈島同訪興奴，理由是孟浩然早白居易半個世紀，焉能詩酒唱和？可是無獨有偶的，如明代周憲王朱有燉誠齋雜劇中的「踏雪尋梅」，更將李白、杜甫、賈島、羅隱等唐代不第的詩人，一起教楊妃評點薦拔。

第二，蔣士銓四絃秋雜劇確實是一本「詩劇」，但是他首折「茶別」寫「商人重利輕別離，首日浮梁買茶去」次折「改官」寫「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三折「秋夢」寫「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四折「送客」寫「坐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就因爲對「琵琶行」過於忠實，不敢稍事點染，以致於四折之間幾無關聯，白傳與琵琶女分成兩頭馬車，成了結構大忌。

第三，白之教授認為曲海總目提要中在鳴鳳記條下，列其作者爲「梁辰魚」，是比較可信的說法；但似乎沒有說出教人首肯的理由，未知是否因爲題旨不在此，未及細論的緣故？

第四，徐朔方估計牡丹亭在清代可以上演的出數，大約有全劇的四分之一，其實乾隆間葉堂就有「四夢全譜」，不止牡丹亭一劇可以全數搬演歌場，即紫釵、邯鄲、南柯，亦可以全本播之氍毹；徐氏蓋一時失計。

以上所提出的四點，就白之教授的大文來說，其實無關緊要，只是筆者就便提出討論而已。

霧散了

• 藍藍

最近的思維竟有幾分似三月裏飄揚的花絮，在陽光的田野上似無的隨風飄逝；又似清晨的大霧，濃濃的彌漫在街口，用手去撥，卻又甚麼也沒有，又彷彿隱約可見的街景，知道去大霧之上正守候着無垠的明亮，不一會，暖暖的陽光灑潑了下來，溶掉了樹梢的霧，也溶掉了心頭的冷冽；就這樣又冷又熱，又驚又喜的情緒，捉摸不住的在心頭跳躍，是等待着甚麼新鮮事？還是明知要有甚麼預期的結果要出現？

啊：不是的，都不是，我知道，但又徬徨不定，此時的我竟如即將破繭而出的蛾，對外面的世界帶着一知半解的喜憂參書。是該結束那樣不快樂的日子的時候了，是成長或是現實生活下的磨練，使我逐漸脫去了那一層稚嫩的殼？不再是在大樹下時時受着庇護的小樹了，大樹老去，昔日的小樹已長成，而今俯視腳下竟不知何時已長出了另一棵小樹，正搖搖擺擺的仰着一臉的無知與興奮。

八十年十一月廿二日——那是一個充滿喜悅與恩典的日子，紀念着我的生命繁衍了另一個小生命的開始。可是，並沒有過多的喜悅充塞那顆初爲人母的心靈，只有些微的新奇與震撼，對着那樣一個小眼睛、大嘴巴、扁鼻子的小東西，是一件多麼美妙的降臨，但我心中依然充滿感恩。待那沉重的疲乏遠去，那裹在雪白毛巾裏的小小人兒，安詳的閉着小眼睛，我仔細端詳這居於我的新生命，巨大的母性的歡喜與溫柔的情懷，一下子注滿了整個心靈，忍不住俯身去親吻那紅冬冬的小臉蛋兒。

2

寂寞似一張張未完成的畫紙，零亂的被塞在角落的字紙簍裏，獨自聽雨的黃昏；黎明時分望着汽車絕塵而去的冷落與孤寂，許多獨語的日子與暗誤的灰色，無限制的擴大着，即使當腹中有了一塊肉，寂寞仍似一隻隻揮不去的青蠅，即使孩子已誕生，他的笑語把冷清逐到帳外，然而，寂寞仍然似一隻揮不去的青蠅，整日地在四周嗡嗡「翼翼」，令人平添幾許惶恐。

沒有親愛的媽媽慈愛的叮嚀，怎麼換尿片啦，餵奶要如何，冷暖如何，產前該注意的，產後要怎樣……那份孤獨啾啾着我倔強而又易感的心，翻讀着育嬰指南，臨時學會了織嬰兒鞋，學摺尿片，不能成眠的午夜撫着大肚子在房裏獨自踱步，害怕冷清，冷清愈是無聲無息的貼着足底，一步也不放鬆。把籃子裏的小衣服，拿進拿出的不知翻疊了多少回，心裏多麼害怕，在這舉目無親的異地，臨產時他不在身邊。

愛情，真是奇妙的東西，竟有如此不可思議的魔力，叫我忽忽忙忙就別了親愛的父母，可愛的故鄉，一飛千萬里，隔着千山萬水，忍受着非公民的不平等待遇，異鄉人的冷淡，一切在瞬息間竟有這千萬里遠的變化。昔日那神采飛揚的女

孩換了一個面具似的消逝得無影無踪，充滿開朗熱情的笑臉被一層層無形的寒霜慢慢凝住了，眉宇間的明朗神氣，早已不復存在，多少日子攬鏡自照的陌生，一日日老去的心靈，比甚麼都枯萎得快。

朋友從故鄉來，見了面，握着手，好半天才說：「人是胖了，眼裏卻一點神采也沒有。」我聽了悚然一驚，這幾個月來，每天日夜都抱着寶貝長、寶貝短的笑，為甚麼二年來刻劃下的痕跡，竟是如此不易消除。難道說，已經刻劃下的創傷，是再也抹不平的了？唉：我只是不願意寶寶一睜開眼睛，看見的是一張媽咪不快樂的臉，我不願意；因此，我努力維持着母子間一份自始至終的歡愉與親蜜。可是，那似乎只是表面的，屬於內心深處的春天已悄悄走遠了，我並不會積極想去追回來。任心田荒蕪，任雜草叢生，蔓蔓的野草早已遮蓋了一切，我已無力去剷除嗎？竟任荒涼的氣息毫無遮掩的爬滿了一臉。這樣的日子，真是不好過。

3

突然領悟到所失去的原來是一份天真，一份赤子之情，執着的一切，煩惱的根源，又是多麼的無謂呀！我失去了方向，在茫茫的大海獨自漂流了二年的大好光陰，背上駝負了許多不必要的負擔，如今，我該毫不猶豫的解下這些包袱，重新回到亮麗的世界，縱然日子依然寂寞，依然冷清，但，當我偎倚着愛兒共享一個黃昏，共數着星星，共同編織及幻想着天上小雲們城堡裏的故事……當寶寶入睡，獨自坐擁書城，在書桌前創造新天地，是的，我的春天又回來了，不是用金銀財寶能換得，也不是三言兩語能道盡，我重回了我的世界，重新拾起筆，把思維點點滴滴匯集起來，也許是荒疏得太久了，竟然有些迷亂，但是，一股無可名狀的喜悅，迷迷濛濛的似在大霧的前方，霧就要散了，就要瀟灑出溢滿杯的陽光了。

踏雪無痕的境界
在天涯路

你是我痛苦的杯
飲不盡滴滴血淚
閱完最後一頁翻着的日記
了解甚麼是感情時
已傷在冷冷的劍韻下，

在一首詩的末兩段，我如此寫，第一次閱讀日記的情傷。刻意嵌上兩個我已決不再用的筆名。弦爲知音斷！

白天，在衆人面前，哈哈大聲談笑，麻痺自我。夜晚面對血肉坦裸的傷痕。愈來愈喜歡獨自探索古老的玄術。行近宗教靜穆詭異原始氣氛，黯暗中魔妖群佈，眈眈視吾，誘我踏入陷阱，我悚然而退，一陣蒼寒自體內突竄而騰。昔日共步的人，身隱何方？！而今，鋼索上，我孤單走着天涯路。

~~~~~ 是在，至少你還有虛空留存  
你說。至少你已懂得甚麼是甚麼了  
是的，沒有一種笑是鐵打的  
甚至眼淚也不是……

~~~~~ 周夢蝶

跌坐禪思。無須再解說甚麼。所有語言，所有花葉，都在明滅冥燈中，亮起。

亮起檀前月，照你歸來路。腳步輕輕，切記勿驚醒沉眠的犬。輕輕的叩，叩那扇待你的窗。告訴門神，影子在屋內。步入吾夢，告訴我，在那裏，如何渡過漫長黑夜。

焚 ● 焚 ● 焚 ● 焚

■ 鈞景

讀着你洛陽娟秀的字跡，到長安顛抖歪歪斜斜的字跡。
在一疊空白前馳過點點墨跡。天色驟然陰暗。

曾告訴你，我非宿命論者，但此刻，此刻，我在命運
下痛楚無淚悲泣。

最後一次閱讀你的筆跡，親親心思。緊緊底握着你的
日記。從腦海中流出你頁頁淒絕，絕望眼神，神傷那麼無
依，無依正如我此刻，此刻在忍受無血創痛。

一直以來，我不忍也不願讓這麼一根小小的火柴，把
你從我手紋中焚燒成一堆灰燼。你當知我執着甚麼？有一
天，與友人談話，聽到一個女孩在唱你喜愛的「紅豆詞」
，我忍不住心中愴痛。聲音突發啞啞，朋友驚異望我，我
掩飾乾咳數聲，遁詞喉痛。

這幾天再三思慮掙扎，決照你話，把日記及書信付之
一炬。

望着逐漸燒成焦黑的紙燼。微風飄成一隻隻黑蝴蝶。
在眼前旋着旋着，時高時低。突左突右。我把身體交給支
撐我直立的牆，而牆留下一個身印汗蹟，於我走後。

猶記你閱完『綠流』第十四期，對我說，張筆傲的散
文，令你感到幽冷悸驚。我一直未能了解甚麼。除了你，
我不願他人了解太深切。大部份同學朋友眼中，我極端戀
着方塊。誰知道狂傲的背後竟是一份柔柔執着。

親親，你離去，使我沉寂。我們，我們有緣相識共步
一段天涯路，無緣廝守年華的長江。

數月來，我沒提筆寫詩與散文，所有的意象語言已成
燭光裏的蕊。

暉霧游成無邊落寞
無人再與我暢論

懺悔

■ 何榮良

讓我全面地懺悔吧
在冷肅和狂熱之間
回想一切的罪過
或者又能再度完成
真真夠完美
自無底的深淵
我曾死過
也會像一條被焚得爛爛的大蛇
瘋狂地爬動
且一寸一寸地仰吻
斑斑的大地。我亦曾是
天下的玄虛
把時間當作一條河
投進河裏，無目的地流

流啊，滲入
狂風與酒，我的生命
來來去去皆是
這一點爆放

劫後餘生是如此的多想
我拜過蓮，跪過月
在我現實的夢中醒來
整個靈慾的融化
在這無邊際的黑自然
天上真是人間
而吞沒的生活是獄
飢渴的是我肉

甚麼是永遠呢
甚麼又是永恒
我的四肢又告別知覺
我沒有吶喊，不過枯萎
我還要奮鬥和展示
向所有的歡悅與憤動
我要向生命悔罪
向死亡悔罪
且繼續深深地呼吸

傾聽着

詩

的脈搏

陸永漢

中秋

孩童們提着燈籠，點亮，聚在屋前的廣場上，遊蕩巡視——以孩童的好奇開拓黑暗，這邊看看，那邊瞧瞧。燈籠的火光如螢火蟲於草叢中，一閃一滅，正如某夜我在山上看山下的燈海，澄潔明亮地讓我目眩，彷彿每盞燈中有你，也有我。但愛情猶如是這零落的中秋節，令人觸痛。我更是風中一盞忽明忽滅的燈籠，擔心被吹熄，我又怎能以這羸弱來撫平這創痛？

山語

花落的聲音，在靜寂的夜裏，鳥落在止息的棲枝上，那麼輕微。我對着山，山也向着我。沒有語言。我們等待的是一彎明月。彎彎地劃過天際，啄醒了我的沉思，和山的沉默。於是我開始聽到溪澗的微流，樹搖，草動。

甚至我的呼吸聲響中，也混和了清清淡淡的香味，和山的潮濕。

寄簡

總是：薄薄的暮色，輕輕地切開我的思緒。秋及愁，總是隔着一顆心和一個景。景中：白雲重疊，每一疊裏是單一的飛雁，越疊越遠，越飛越遙不可及。遙遠至痛的，我覺得，是季節的末端。

月思

圓月在海上，扁舟在水上。世間靜寂得如一幅畫。所謂盈滿，所謂飄忽，遙不可及。正如我不知道在圓內還是畫外還是在月光下還是想念你。想你，把滿掌揉出來的相思，貼在水上，送到海那邊溶溶的月色裏。你看得見我透明似月色的情思，帶着涼意？

告別

有時不必說甚麼，一杯清酒，就足讓我知悉你的行程，相遇別離猶如天際迴動的白雲，下一刻鐘的變幻，都不是你我所能猜臆。你向北走，一路穿插在重重疊疊的山巒裏。我向南走，一個個城市大開門戶迎着我，又撲我擁我以一嘴一臉的繁華喧囂。山成了你的庇護，山翠隱藏着你無盡的失意。而我屢次撥補自己的失意，認識自己落拓的情操和文字，我只想容身在這世界，永遠不想世界將我排擠出來……

水流

寂寞的心緒隨着流水迴轉，兩岸的景色隨着季節傳遞，變動，昨晚夢裏的淒切獸嘯，已是今晨醒來不落邊際的鳥啼。往後望是連綿湮波，向前是灰暗的天色，站在船頭，被衝擊起的大片水花，就是我多年夢寐以求的功名。

站在渡頭

如果站在渡頭，看到的是剩餘的落日和一片潺湲之秋水。水上一截截被季節摒棄的朽木及腐葉。這麼深沉的暮色卻被薄薄的蟬聲，一片片一聲聲割開……和着晚風。秋和蟬總是分不開的。正如爐及炊煙。酒與我。醉與歌。……我是一道柴門守着這無比的寂寞和落拓和無聲息的時間。

一個下雨天

穿過雨聲穿過雨水，甚麼叫做濕透甚麼叫做寒冷，只有風吹沒有雨傘。這樣走進去，無所知覺，而雨水何嘗有知。我想濕濡成透明一如雨水千條滑落臉上腿上，到底分不清是雨或淚，同樣晶瑩。我不想掩飾，想自己是透明，如玻璃，有甚麼反映甚麼，從來不會隱藏，只會呈露這肉體中五顏六色的慾望，慾望乾燥易燃，不是雨水傾瀉淋漓。哦，我需要一個下雨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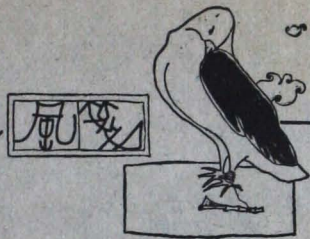
她的影子

你把倩影映貼在車窗的玻璃上，再投給我驚鴻之一瞥，從此我難以忘懷你烏黑長髮——不管是車如流水，還是街道都浸在濃鬱的霧氣裏。

廣場上

從背後抽出一支簫來，嗚嗚哀哀地隨意吹起來，滿樓酒客都轉過頭來，原來是一個落拓的劍士，束一把髮，牽着這低低的暮色，在酒杯中徘徊，豫猶一會，便猛然將它喝下。風是帶有一點兒涼，餘剩的暮色，都照在酒客的臉上。低頭望杯，酒裏盡是浮沉無數的英雄，耀武揚威，不可一世之豪情。環坐相看後，只見劍士提劍出鞘，原來是一把銹蝕了的劍，換來滿座驚呼，吵鬧。忽然劍士不見，英雄也從酒杯內走出來，都變成了座座銅像。有些記得名字有些卻忘了。

我坐在廣場上，翻動手上的史冊，一頁又一頁。



× × × :

弟之文章「如何欣賞現代詩」中有幾個錯字及漏了一些字眼，不過並無傷文章的完整性。不過，其中有一點似乎有澄清的必要，因為太明顯了。那是第八十頁第二行：「溫任平運用戲劇技巧主要是藉詩中的「你」、「我」兩個 **dramatic persons** 把詩人……」中的 **dramatic persons** 實為 **dramatic personae**。所謂 **dramatic personae**，即是劇中人物，乃一文學術語，如換作 **dramatic persons**，意思就與弟之原意相左了。

弟 謝川成上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四日

稿約

蕉風月刊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的純文學刊物。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便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綫。我們要的是：

- 紮實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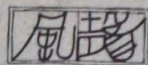
- 只要好的作品
- 不拘內容形式
- 不分派別主義
- 不限字數多少
- 不看作者名氣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譯稿必須附原文并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除非附來回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有修刪權力。

華

第四屆 文學獎



馬來西亞華文文化協會

：推荐及申請簡章

大馬華人文化協會今年決定繼續頒發第四屆文學獎，即日起公開予全國馬華寫作人提出申請。

該協會今年所提出的文學獎為：一個團體獎，九項個人獎，獎金總額共一萬三千元。文學獎項目稍有改動，獎金數目亦稍有增減。除獎金之外，協會將頒發精美獎狀予獲獎者。

個人獎的申請，除了各出版社及報章雜誌有推薦權之外，作者本人也可以提出申請。

申請表格可自備信封（4" × 9"）向該協會索取。

大馬華人文化協會第四屆文學獎之簡章如下：

宗旨：

- (一) 鼓勵馬華寫作人獻身於豐富馬華文學的崇高事業。
- (二) 為華人社會及我國塑造思想正確、眼光深遠的本邦華文寫作人士。

名額：

獎金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團體獎，第二類為個人獎

(一) 團體獎一名，獎金三千元

資格：國內任何華文文藝研究會及文藝出版社，均有資格申請本獎金。

(二) 個人獎九項即：

1. 小說獎一名，獎金一千元。

2. 詩獎一名，獎金一千元。

3. 散文獎一名，獎金一千元。

4. 戲劇獎一名，獎金一千元。

5. 兒童文學獎一名，獎金一千元。

6. 文學理論或評論獎一名，獎金一千元。

資格：以上六個名額，凡對該項文類有優越的創作表現者，皆有資格申請有關獎金。

7. 翻譯獎兩名，獎金二千元。

資格：任何馬華寫作人如在(a)馬來作品之逐譯成華文有優異表現或(b)華文作品之逐譯成馬來西亞文有優異表現者，皆可提出申請。申請者可申請一項或兩項。

8. 新聞專題寫作獎一名，獎金一千元。

資格：任何本國華文報章的新聞工作者，對國內華人社會有過忠實的採訪，提出建設性評論的專題新聞特寫，皆有資格申請此項獎金。

9. 論文獎一名，獎金一千元。

資格：任何馬華寫作人對我國華人社會有建設性或啓發性的評論或著述，皆有資格申請此獎。

總獎金計一萬三千元。

日期：

(一) 作品發表日期：

(A) 本屆團體獎以一九八〇年五月至一九八一年五月底出版成專書之文學作品爲限。

(B)所有個人獎以發表於一九八〇年五月至一九八一年五月底之作品爲限。

(C)申請及推薦日期：一九八一年七月十日至同年八月十五日。

(D)頒獎日期 另行公佈及通知。

辦法：

(一)團體獎：本國任何華文文藝研究會及文藝出版社，可於本獎金申請的期限內，提出下列：

1. 本屆該會、社出版的所有作品（專集、合集皆可）。
2. 該會、社註冊日期、地址、執委名單。
3. 該會會長或社長的姓名、地址、身份證號碼及現職。
4. 該會會長或社長的申請書各一份，掛號函寄本協會。

(二)個人獎：

(A)推荐法及申請法

1. 國內所有華文雜誌與副刊主編、研究會會長、出版社社長及各華文報章總編輯皆有推薦權。
2. 本協會將於申請及推薦期內將表格寄達各雜誌、研究會、出版社及報館，各個單位之主持人可選出於限期內發表於其園地或刊物之優秀作品，於截止日期前掛號寄交本協會。
3. 受推薦與申請之名額與項目無限制，惟必須符合下列規定：
 - (A)小說獎：提呈受推薦者（或申請者）一篇作品。
 - (B)詩獎：提呈兩首。
 - (C)散文獎：提呈兩篇。
 - (D)戲劇獎：提呈一篇。
 - (E)兒童文學獎：提呈五篇。
 - (F)理論或評論獎：提呈一篇。
 - (G)新聞專題獎：提呈一篇。
 - (H)翻譯獎：提呈一篇（需附原文）。

(1) 論文獎：提呈一部或一篇。

4. 推薦人或申請者必須提出受推薦（或申請）作品之發表原件，發表日期及作者真實姓名地址，所有被推薦者或申請人必須是我國公民或永久居民。

5. 國內所有寫作人或新聞從業員皆可提出申請。

6. 申請表格可自備 4 × 9 吋回郵信封向本會索取。

7. 推薦人或申請者如被發現有不忠實的現象，其推薦權或申請權將中止兩年。

評審：

由本協會語文文學組邀請文教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專司評審工作，其決定為最後決定，任何人士不得異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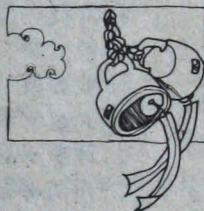
附則：

(一) 為樹立及保持一定的水準，本協會抱着「寧缺毋濫」的態度，有權懸缺任何項目之頒給，任何人士不得過問。

(二) 所有申請、推薦之作品，如欲退回，請挾附回郵信件，事後追討，恕不處理。

(三) 經已提呈參加其他主辦當局的著作，不得申請此項文學獎。

(四) 本簡章若有未盡完善處，得隨時修訂之。





●編者

安東尼·布吉斯有一本小說，叫做「恩德比先生的內心」，是三部曲裏的第一部。主角恩德比是一個窮途潦倒的詩人，他說他的職業便是做個「詩人」，一天到晚只是躲在廁所裏寫詩，浴缸裏裝的不是水，而是雜亂無章的詩稿。當然，他的文章也不會列入「暢銷讀物」中。把寫詩當作是吃飯的工具，無論中外，大概都是一樣行不通的。三餐不繼，無錢交房租，恩德比先生被那名兇巴巴的房東太太命令捲鋪蓋。這只是恩德比的噩夢楔子而已。

布吉斯的幽默筆觸，令人大笑或微笑，但笑後會不禁問道：像這樣一個陷入困境的詩人，是他自己咎由自取，還是社會負了他？如果他不是這麼死心塌地的去「做個詩人」，安安份份去找份工作，像營營衆生一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又怎會發生此種困境？

但一切文學藝術的發展與推動，也的確需要像恩德比這種不計報酬的「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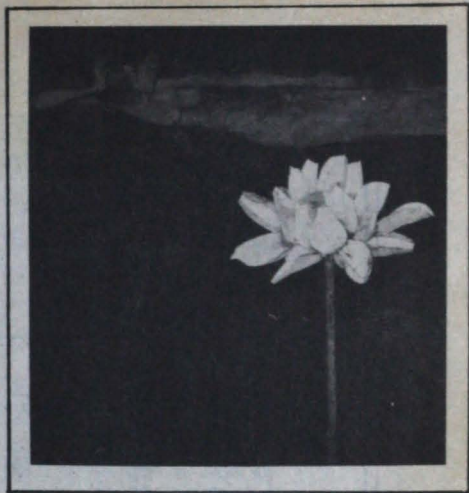
倘若每一個人都爭着去做識時務的「聰明人」而沒有人願意做「傻子」的話，這個世界也未免會變得越來越冷酷無情了。

156449
現在就訂閱

蕉風月刊

蕉風月刊出版至今已廿餘年，很少有一份像蕉風這樣能在文化沙漠生存那麼久而不「執笠」的純文學刊物。（但我們無須引悠久歷史為榮，因為「老招牌」如果沒有「新朝氣」，則只能呈現暮氣）我們支持了那麼久，還有意志與勇氣繼續「活」下去，現在希望作者讀者

也能表現愛護蕉風的情神，寄最好的作品給蕉風之外，也能訂閱蕉風，自己訂閱，訂贈親友，同時介紹別人訂閱。



蕉風月刊長期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冊馬幣一元正，長期訂閱半年（六期）六元，全年（十二期）十二元正。
- 馬、星、汶長期訂戶郵費一律免付，其他國外訂戶郵費另計。
- 為避免遺失，請將訂費換成 Postal Order 或 Money Order 或支票。
- 請將訂費連同下列表格寄至：Syarikat Edcom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茲寄上馬幣 _____ 元（誌票銀行滙票／郵政滙票號碼 _____）

以訂閱 _____ 年／期蕉風月刊。由 _____ 期至 _____ 期。

本人姓名（中英文） _____

地址（英文） _____

學報叢書



- | | | |
|----------|------|---------|
| 陶詩新析 | 郝毅民著 | \$ 3.00 |
| 流放集 (雜文) | 劉放著 | \$ 2.50 |
| 小黑小說集 | 小黑著 | \$ 2.50 |
| 不完夏 | 家毅著 | \$ 2.50 |
| 紫一思詩選 | 紫一思著 | \$ 2.00 |
| 台灣當代詩人簡介 | 吳天才著 | \$ 6.00 |

郵購處：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 Jaya, Malaysia.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 CHAO FOON MONTHLY

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g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